

論

衡

五

論衡卷第十五

王充

變動篇

招致篇

明雩篇

順鼓篇

變動篇

論災異者已疑於天用災異譴告人矣更說曰災異之至殆人君以政動天下動氣以應之譬之以物擊鼓以推扣鍾鼓猶天推猶政鍾鼓聲猶天之應也人主為於下則天氣隨人而至矣曰此又疑也夫天能動物物焉能動天何則人物繫於天天為人物主也故曰王良策馬車騎盈野非車騎盈野而乃王良策

引漢十七年禮記論衡十五

章琳

馬也天氣變於上人物應於下矣故天且雨商羊起舞使天雨也商羊者知雨之物也天且雨屈其一足起舞矣故天且雨螻蟻徙立蚘出琴絃緩固疾發此物為天所動之驗也故天且風巢居之蟲動且雨穴處之物擾風雨之氣感蟲物也故人在天地之間猶蚤虱之在衣裳之內螻蟻之在穴隙之中蚤虱螻蟻為逆順橫從能令衣裳穴隙之間氣變動乎蚤虱螻蟻不能而獨謂人能不達物氣之理也夫風至而樹枝動樹枝不能致風是故夏末蜻蛚鳴寒蟬啼感陰氣也雷動而雉驚發蟄而虵出起氣也夜及半而鶴

啖晨將旦而雞鳴此雖非變六氣動物物應天氣之
驗也顧可言寒溫感動人君人君起氣而以賞罰乃
言以賞罰感動皇天天為寒溫以應政治乎六情風
家言風至為盜賊者感應之而起非盜賊之人精氣
感天使風至也風至怪不軌之心而盜賊之操發矣
何以驗之盜賊之人見物而取賄蔽而殺皆在徙倚
漏刻之間未必宿日有其思也而天風已以貪狼陰
賊之日至矣以風占貴賤者風從王相鄉來則貴從
囚死地來則賤夫貴賤多少斗斛也風至而雜穀之
人貴賤其價天氣動怪人物者也昔穀價低昂一貴

皇極經世一論第十五

二

章林

一賤矣天官之書以正月朝占四方之風風從南方
來者旱從北方來者湛東方來者為疫西方來者為
兵太史公實道言以風占水旱兵疫者人物吉凶統
於天也使物生者春也物死者冬也春生而冬殺也
天者如或欲春殺冬生物終不死生何也物生統於
陽物死繫於陰也故以口氣吹人人不能寒吁人人
不能溫使見吹吁之人涉冬觸夏將有凍腸之患矣寒
溫之氣繫於天地而統於陰陽人事國政安能動之
且天本而人末也登樹怪其枝不能動其株如伐株
如莖枯
矣人事猶樹枝能溫猶根株也生於天含天之氣以

天為主猶耳目手足繫於心矣心有所為耳目視聽

手足動作謂天應人是謂心為耳目手足使乎旌旗垂旒

旒綴於杆杆直讀為杆東則旒隨而西苟謂寒溫隨

刑罰而至是以天氣為綴旒也鈞星在房心之間地且

動之占也齊太卜知之謂景公臣能動地景公信之

夫謂人君能致寒溫猶齊景公信太卜之能動地夫人不

天至高大人至卑小篙或作不能鳴鍾而螢火不爨

鼎者何也鍾長而篙短鼎大而螢小也以七尺之細

形感皇天之天氣其無分銖之驗必也占大將且入

國邑氣寒則將且怒溫則將喜夫喜怒起事而發未

入界未見吏民是非未察喜怒未發而寒溫之氣已

豫至矣怒喜致寒溫怒喜之後氣乃當至是竟寒溫

之氣使人君怒喜也或曰未至誠也行事至誠若鄒

衍之呼天而霜降杞梁妻哭而城崩何天氣之不能

動乎夫至誠猶以心意之好惡也有果蓏之物在人

之前去口一尺心欲食之口氣吸之不能取也手掇

送口然後得之夫以果蓏之細貪圖易轉去口不遠至

誠欲之不能得也况天去人高遠其氣莽蒼無端未

乎盛夏之時當風而立隆冬之月嚮日而坐其夏欲

得寒而冬欲得溫也至誠及矣欲之甚者至或當風

得寒而冬欲得溫也至誠及矣欲之甚者至或當風

山海經卷之五

三

鼓箠嚮日燃爐而天終不爲冬夏易氣寒暑有節不
爲人變改也夫政欲得之而猶不能致况自刑賞意
思不欲求寒溫乎萬人俱歎未能動天一鄒衍之口
安能降霜鄒衍之狀孰與屈原見拘之寃孰與沉江
離騷楚辭悽愴孰與一歎屈原死時楚國無霜此懷
襄之世也厲武之時卞和獻玉刖其兩足奉玉泣出
涕盡續之以血夫鄒衍之誠孰與卞和見拘之寃孰
與刖足仰天而歎孰與泣血夫歎固不如泣拘固不
如刖料計寃情衍不如和當時楚地不見霜李斯趙
高讒殺太子扶蘇并及蒙恬蒙鰲其時皆吐痛苦之言

正德十六年刊

翰術十五

四

與歎聲同又禍至死非徒苟徙而其所之地寒氣不
生秦坑趙卒於長平之下四十萬衆同時俱陷當時
啼號非徒歎也誠雖不及鄒衍四十萬之寃度當一
賢臣之痛入坑堦之啼度過拘囚之呼當時長平之
下不見隕霜甫刑曰庶侈旁告無辜于天帝此言蚩
尤之民被寃旁告無罪于上天也以衆民之叫不能
致霜鄒衍之言殆虛妄也南方至熱煎沙爛石父子
同水而浴北方至寒凝冰坼土父子同穴而處燕在
北邊鄒衍時周之五月正歲三月也中州內正月二
月霜雪時降北邊至寒三月下霜未爲變也此殆北

邊三月尚寒。霜造自降。而衍造呼與霜逢。會傳曰。燕
有寒谷不生五穀。鄒衍吹律寒谷復溫。則能使氣溫
亦能使氣復寒。何知衍不令時人知已之寃。以天氣
表已之誠。竊吹律於燕谷獄。令氣寒。而因呼天乎。即
不然者。霜何故降。范睢爲酒曹。所讒魏齊。僂之折幹。
摺脅張儀。遊於楚楚。相掠之。被捶流血。二子寃屈。太
史公列記其狀。鄒衍見拘。睢儀之比也。且子長何諱
不言案衍列傳。不言見拘。而使霜降。爲書遊言。猶太
子丹使日。冉中天雨粟也。由此言之。衍呼而降霜。虛
矣。則杞梁之妻哭而崩城。妄也。頓牟叛趙。襄子帥師
攻之。軍到城下。頓牟之城崩者十餘丈。襄子擊金而
退之。夫以杞梁妻哭而城崩。襄子之軍有哭者乎。秦
之將滅都門內崩。霍光家且敗。第墻自壞。誰哭於秦
宮。泣於霍光家者。然而門崩墻壞。秦霍敗亡之徵也。
或時杞國且圯。而杞梁之妻造哭。城下猶燕國造寒
而鄒衍偶呼也。事以類而時相因。聞見之者。或而然
之。又城老墻朽。猶有崩壞。一婦之哭。崩五丈之城。是
城則一指摧三仞之楹也。春秋之時。山多變。山城一
類也。哭能崩城。復能壞山。乎。女然素縞而哭。河河流
通信。哭城崩。固其宜也。案杞梁從軍死。不歸。其婦迎

之曾君弔於途妻不受弔棺歸於家曾君就弔不
哭於城下本從軍死不在城中妻向城哭其
其處也然則杞梁之妻哭而崩城復虛言也因類以
及荆軻秦王白虹貫日衛先生為秦書長平之計本
白食昴復妄言也去豫子謀殺襄子伏於橋下襄子
至橋心動貫高欲知以高祖藏人於壁中高祖至拍
亦動心二子欲刺而主兩主心動實論之尚謂非二
子精神所能感也一而況荆軻欲刺秦二秦王之心不
動而白虹貫日乎一則白虹貫日天變自成非射之
精為虹而貫日也一則星在房心間地且動之占也地
且動鉤星應房心上一太白食昴猶鉤星在房心也謂
衛先生長平之議今太白食昴疑矣歲星言鳥尾周
楚惡之赫然之氣且宋衛陳鄭災案時周楚未有非
而宋衛陳鄭未有惡也然而歲星先守尾災氣害妻
於天其後周楚有禍宋衛陳鄭同時皆然歲星之害
周楚天氣災四國也何知白虹貫日不致刺秦王太
白食昴使長平計起也

明零篇

變復之家以久雨為甚久暘為旱旱應亢陽湛應
或難曰夫一歲之內十日者一雨五日者一風

頗留湛之兆也。暘頗久旱之漸也。湛之時人君未必
沈溺也。旱之時未必亢陽也。人君為政前後若一。然
而一湛一旱時氣也。范蠡計然曰：太歲在子水毀金
穰木饑火旱。夫如是水旱饑穰有歲運也。歲直其運
氣當其世變復之家指而名之。人君用其言求過自
改。暘久自雨雨久自暘變復之家遂名其功。人君然
之遂信其術試使人君恬居安處不求已過天猶自
雨雨猶自暘暘濟雨濟之時人君無事變復之家猶
名其術是則陰陽之氣以人為主不說於天也。夫人
不能以行感天天亦不隨行而應人。春秋魯大雩旱

正德十六年刊 論衡十五

求雨之祭也。旱久不雨禱祭求福若人之疾病祭神
解禍矣。此變復也。詩云：月離于畢比滂沱矣。書曰：月
之從星則以風雨然則風雨隨月所離從也。房星四
表三道日月之行出入三道出北則湛出南則旱。或
言出北則旱南則湛。案日為天下占房為九州候月
之南北非獨為魯也。孔子出使子路齋雨具有頃天
果大雨。子路問其故孔子曰：昨暮月離于畢後日月復離畢
孔子出子路請齋雨具孔子不聽出果無雨子路問
其故孔子曰：昔日月離其陰故雨昨暮月離其陽故
不雨。夫如是魯雨自以月離豈以政哉。如審以政令
月離于畢為雨占天下共之。魯雨天下亦宜皆雨。六

國之時政治不同人君所行賞罰異時必以雨為應
政今月離六七畢星然後是也魯繆公之時歲旱
繆公問縣子天旱不雨寡人欲暴巫奚如縣子不聽欲徙
市奚如對曰天子崩巷市七日諸侯薨市巷五日為
之徙市不亦可也案縣子之言徙市得雨也案詩書
之文月離星得雨日月之行有常節度宜為徙市
故離畢之陰乎夫月畢天下占徙魯之市安耐移月
月之行天二十日而月一過畢星離陽則陽假
令徙市之感能令人難舉陽其時徙市而得雨乎夫
如縣子言可用也案如對求雨申春秋之義設虛

立祀父不食於其庶天不食於下地諸侯雲禮所
祀未知何神如天神也唯王在天乃歆諸侯及今長
吏天不享也神不歆享安耐得神如雲雨之氣也雲
雨之氣何用歆享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辨雨
天下泰山也泰山雨天下小山雨國邑然則大雩所祭
豈祭山乎假令審然而不得也何以效之水異川而居
相高分寸不決不流不鑿不合誠令人君禱祭水
旁能令高分寸之水流而合乎夫見在之水相差
無幾人君請之終不耐行况雨無形兆深歲高山
人君雩祭安耐得之夫雨水在天地之間也猶人涕

泣在人形中也或賈酒食請於惠人之前未出其泣
惠人終不為之隕涕夫泣不可請而出雨安可求而
得雍門子悲哭孟嘗君為之流涕蘇秦張儀悲說宛
中鬼谷先生泣下沾襟或者儻可為雍門之聲出蘇
張之說以感天乎天又耳目高遠音氣不通杞梁之
妻又已悲哭天不雨而城反崩夫如是竟當何以致
雨雩祭之家何用感天按月出北道離畢之陰希有
不雨由此言之北道畢星之所在也北道星宵為雩
祭之故下其雨乎孔子出使子路賈雨具之時魯未必
雩祭也不祭沛然自雨不求曠然自暘夫如是天之

張洽十七年補刊四論簡十五

九

主時

暘雨自有時也一歲之中暘雨連屬當其雨也誰求
之者當其暘也誰止之者人君聽請以安民施恩必
非賢也天至賢矣時未當雨偽請求之故妄下其雨
人君聽請之類也變復之家不推類驗之空張法術
惑人君或未當雨而賢君求之而不得或適當自雨
惡君求之遭遇其時是使賢君受空責而惡君蒙虛
名也世稱聖人純而賢者駁純則行操無非無非則
政治無失然而世之聖君莫有如堯湯堯遭洪水湯
遭大旱如謂政治所致堯湯惡君也如非政治是運
氣也運氣有時安可請求世之論者猶謂堯湯水旱

水旱者時也其小旱湛皆政也假令審然何用致湛
審以政致之不脩所以失之而從請求安耐復之世
審稱堯湯水旱天之運氣非政所致夫天之運氣時
當自然雖雩祭請求終無補益而世又稱湯以五過
禱於桑林時立得雨夫言運氣則桑林之說絀稱桑
林則運氣之論消世之說稱者竟當何由揀水旱之
術審當何用天災變大都有二有政治之災有無妄
之變政治之災須耐求之求之雖不耐得而惠愍惻
隱之恩不得已之意也慈父之於子孝子之於親知
病不祀神疾痛不和藥又知病之必不可治治之無益

弘治十七年補刊

監生

然終不肯安坐待絕猶卜筮求祟及醫和藥者惻痛
慙慙莫有驗也既死氣絕不可如何升屋之危以衣
招復悲恨思慕真其悟也雩祭者之用心慈父孝子
之用意也無妄之災百民不知必歸於主為政治者
慰民之望故亦必雩問政治之災無妄之變何以別
之曰德鄲政得災猶至者無妄也德衰政失變應桑
者以治也夫政治有字也則外雩而內改以復其虧無
妄則內守舊政外脩雩禮以慰民心故夫無妄之變
歷世時至當固自一不宜改政何以驗之周公為成
王陳立政之言曰時則物有間之自一話一言我則

未惟成德之彥以又我受民周公立政可謂得矣知
非常之物不賑不至故勅成王自一話一言政事無非毋
敢變易然則非常之變無妄之氣間而至也水氣間
堯旱氣間湯周宣以賢遭遇又旱建初孟季北州連
旱牛死民之放流就賤聖主寬明於上百官共職於
下太平之明時也政無細非旱猶有氣間之也聖主知
之不改政行轉穀賑贍損鄧濟耗斯見之審明所
以拯赴之者得宜也魯文公間歲大旱臧文仲曰脩
城郭與食省用務齋勸分文仲知非政故徒脩備不
改政治變復之家見變輒歸於政不揆政之無非見

張洽十七年補列論節十五

十一 唐生王時

異懼惑變易操行以不宜改而變之祇取災焉何以言
必當雩也曰春秋大雩傳家在宣公羊穀梁無譏之
文當雩明矣曾皙對孔子言其志曰暮春者春服既
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
歸孔子曰吾與點也魯設雩祭於沂水之上暮者晚也春四
月也春服既成謂四月之服成也冠者童子雩祭樂
人也浴乎沂涉沂水也象龍之從水中出也風乎舞
雩風歌也詠而饋詠歌饋祭也歌詠而祭也說論之
家以爲浴者浴沂水中也風乾身也周之四月正歲
二月也尚寒安得浴而風乾身由此言之涉水不浴

雩祭審矣春秋左氏傳曰啓蟄出而雩又曰龍見而雩
啓蟄龍見皆二月也春二月雨雩秋八月亦雩春祈穀
雨秋祈穀實當今靈星秋之雩也春雩廢秋雩在故
靈星之祀歲雩祭也孔子曰吾與點也善點之言欲
以雩祭調和陰陽故與之也使雩失正點欲爲之孔
子宜非不當與也樊遲從游感雩而問刺魯不能崇
德而徒雩也夫雩古而有之故禮曰雩祭祭水旱也
故有雩禮故孔子不譏而仲舒申之夫如是雩祀祭
禮也雩祭得禮則大水鼓用牲于社亦古禮也得禮
無非當雩一也禮祭也社報生萬物之功土地廣遠

引洽十七年補丹論節十五

十二

靈星亦謂之

難得辨祭故立社爲位主心事之爲水旱者陰陽之
氣也蒲六合難得盡祀故脩壇設位敬恭祈求效事
社之義復災變之道也推生事死推人事鬼陰陽精
氣儻如生人能飲食乎故共馨香奉進旨嘉區區倦
倦與見蒼享推祭社言之當雩二也歲氣調和災害
不生尚猶而雩今有靈星古昔之禮也況歲氣有變
水旱不時人君之懼必痛甚矣雖有靈星之祀猶復
雩恐前不備彤繹之義也與復災變之虧獲豐穰之
報三也禮之心悃悃樂之意歡忻悃悃以玉帛效心
歡忻以鍾鼓驗意雩祭請祈人君精誠也精誠在中

無以效外故雩盡已惶懼闡納精心於雩祀之前玉帛鍾鼓之義四也臣得罪於君子獲過於父比自改更且當謝罪惶懼於早如政治所致臣子得罪獲過之類也默改政治潛易操行不彰於外天怒不釋故必雩祭惶懼之義五也漢立博士之官師弟子相訶難欲徑道之深形是非之理也不出橫難不得從說不發吉詰不聞甘對導才低仰欲求裨也砥石劇厲欲求銛也推春秋之義求雩祭之說實孔子之心考仲舒之意孔子既歿仲舒已死世之論者孰當復問唯若孔子之徒仲舒之黨為能說之

順鼓篇

春秋之義大水鼓用牲于社說者曰鼓者攻之也或曰脅之脅則攻矣陽勝攻社以救之或難曰攻社謂得勝負之義未可得順義之節也人君父事天母事地母之黨類為害可攻毋以救之乎以政令失道陰陽繆斲者人君也不自攻以復之反逆節以犯尊天地安肯濟使湛水害傷天不以地害天攻之可也今湛水所傷物也萬物於地卑也害犯至尊之體於道違逆論春秋者曾不知難案兩出於山流出於川湛水之類山川是矣大水之災不攻山川社土也五行之

上之與下不同以水為害而攻土土勝水攻社之義毋
乃以水為害世工匠之用推鑿也以推擊鑿本鑿穿木以
鑿攻土今欲水乎且夫攻社之義以為攻陰之類也
甲為盜賊傷害人民甲在不二舍甲而攻乙之家研
止甲之今雨者水也水在不日攻水而乃攻社案天
崇高山先出雲雲積為雨雨流為水然則山者父母
水者之弟也重罪刑及法屬罪父母子弟乎罪其朋
弟也詩山水與社俱為雨類也數為親者社土也五
行異氣指其遠殺太乙或祭殺俱生或曰高宗恐厥側
室行首惡於天下之政與國運世舉遠民明養
老之義也蓋養者上之三國是文此說者春秋所共聞也
木火與金水之變何如矣三改攻春秋攻之道相
違反行之何從用也王之時天下雷雨偃不長太為
言大矣或王謂金水之變未索行事周公之功執書
以立通雨止風反之大夫養起大雨以湛其官員也
或王改過春秋攻上兩經二義行之如何月令之家
氣食穀稼取蟲以類象之吏皆整饬辱以減其變實
論者謂之未必言定然而為之厭合人意今致雨者
政之更也不變其政不罪其吏而徒攻社能何復塞
苟以為當攻其類象陰之精月也方諸鄉月水自下

來月離于畢出房北道希有不雨月中之獸兔蟾蜍也其類在地螺與蚘也月毀於天螺蚘皆缺同類明矣雨久不霽攻陰之類宜捕斬兔蟾蜍椎破螺蚘為其得實蝗蟲時至或飛或集所集之地穀草枯索吏卒部民塹道作埧榜驅內於塹埧杷蝗積聚以千斛數正攻蝗之身蝗猶不止况徒攻陰之類雨安肯霽尚書大傳曰煙氛郊社不脩山川不祝風雨不時霜雪不降責於天公臣多弑主篡多弑宗五品不訓責於人公城郭不繕溝池不修水泉不隆水為民害責於地公王者三公各有所生諸侯卿大夫各有分職

正德十六年刊

論衡十五

十五

大水不責卿大夫而擊鼓攻社何知不然魯國失禮孔子作經表以為戒也公羊高不能實董仲舒不能定故攻社之義至今復行之使高尚生仲舒未死將難之曰久雨湛水溢誰致之者使人君也宜改政易行以復塞之如人臣也宜罪其人以過解天如非君臣陰陽之氣偶時運也擊鼓攻社而何救止春秋說曰人君亢陽致旱沈溺致水夫如是旱則為沈溺之行水則為亢陽之操何乃攻社攻社不解朱絲縈之亦復未曉說者以為社陰朱陽也水陰也以陽色縈之助鼓為救夫大山失火灌以壅水衆知不能救之者何也

火盛水少熱不能勝也今國湛水猶大山失火也少
若繩之絲營社爲救猶以雍永灌大山也原天心少
人意狀天治以人事人相攻擊氣不相兼兵不相負
不能取勝今一國水使其欲攻陽以絕其氣悉發國
人操刀把杖以擊之若歲終逐疫然後爲可楚漢之
際六國之時兵革戰攻力彊則勝弱劣則負攻社一
人擊鼓無兵革之威安能救雨夫一暘一雨猶一晝
一夜也其遭若堯湯之水旱猶一冬一夏也如或欲
以人事祭祀復塞其變冬求爲夏夜求爲晝也何以
效之久雨不霽試使人君高枕安卧雨猶自止止久

至於大旱試使人君高枕安卧旱猶自雨何則暘極
反陰陰極反暘故夫天地之有湛也何以知不如人
之有水病也其有旱也何以知不如人有瘳疾也禱
請求福終不能愈變操易行終不能救使醫食藥嘗
得衰命盡期至醫藥無效堯遭洪水春秋之大水也
聖君知之不禱於神不改乎政使禹治之百川東流
夫堯之使禹治水猶病水者之使醫也然則堯之洪
水天地之水病也禹之治水洪水之良醫也說者何
以易之攻社之義於事不得雨不霽祭女媧於禮河見
伏羲女媧俱聖者也全曰伏羲而祭女媧春秋不言董

仲舒之議其故何哉夫春秋經但言鼓豈言者哉說者見有鼓文則言攻矣夫鼓未必為攻說者用意異也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為之聚斂而附益之孔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攻者責也責讓也六國兵革相攻不得難此此又非也以卑而責尊為遜矣或據天責之也王者毋事地毋有過子可據父以責之手下之於士宜言諫若事臣子之禮也責讓上之禮也乖違禮意行之如何夫禮以鼓助號呼明聲響也古者人君將出撞鐘擊鼓故警戒下也必以伐鼓為攻此社此則鐘聲鼓鳴攻擊工也大水用鼓或時再告社陰之大威雨湛不霽陰盛陽微非道之宜口祝不副以鼓自助與日食鼓用牲于社同一義也俱為吉急彰陰盛也事大而急者用鍾鼓小而緩者用鈇籥彰事告急助口氣也大道難知大水久湛假令政治所致猶先告急乃斯政行盜賊之發與此同操盜賊亦政所致比求關失猶先發告鼓用牲于社發覺之也社者衆陰之長故伐鼓使社知之說鼓者以為政之故攻毋逆義之難緣此而至今言告以陰盛陽微攻尊之難奚從來哉且告宜於用牲用牲不宜於攻告事用牲也禮也攻之用牲於禮何見朱絲如

繩示在暘也暘氣實微故用物微也投一寸之鍼布
一丸之艾於血脈之蹊篤病有瘳朱絲如一寸之鍼
與一丸之艾也吳攻破楚昭王亡走申包胥間步赴
秦哭泣求救卒得助兵却吳而存楚擊鼓之人伐如
何耳使誠若申包胥一人擊鼓假令一人擊鼓將耐令
社與秦王同感以土勝水之威却止雲雨雲雨氣得
與吳同恐消散入山百姓被害者得蒙霽晏有楚國
之安矣迅雷風烈君子必變雖夜必興衣冠而坐懼
感變異也夫水旱猶雷風也雖運氣無妄欲令人君
高枕幄卧幄字一本作幄以俟其時無則心恒憂民之心堯
不用牲或時上世質也倉頡作書奚仲作車可以前
代之時無書車之事非後世為之乎時同作殊事乃
可難異世易俗相非如何世俗圖畫女媧之象為婦
人之形又其號曰女仲舒之意殆謂女媧古婦人帝
王者也男陽而女陰陰氣為害故祭女媧求福祐也
傳又言共工與顓頊爭為天子不勝怒而觸不周之
山使天柱折地維絕女媧消煉五色石以補蒼天斷
鼇之足以立四極仲舒之祭女媧殆見此傳也本有
補蒼天立四極之神天氣不和陽道不勝儻女媧以
精神助聖王止雨湛乎

拾伍卷

論衡卷第十六

王充

亂龍篇

遭虎篇

商蟲篇

講瑞篇

亂龍篇

董仲舒曰春秋之雩設土龍以招雨其意以雲龍相

致易曰雲從龍風從虎以類求之故設土龍陰陽從

類雲雨自至儒者或問曰夫易言雲從龍者謂真龍

也豈謂土哉楚葉公好龍墻壁槃盂皆畫龍必以象

類為若真是則葉公之國常有雨也易又曰風從虎

謂虎嘯而谷風至也風之與虎亦同氣類設為上虎

卷第十六 論衡 卷一

卷一

置之谷中風能至乎夫土虎不能而致風土龍安能

而致雨古者畜龍乘車駕龍故有豢龍氏御龍氏夏

后之庭二龍常在季年夏衰二龍低伏真龍在地猶

無雲雨况偽象乎禮畫雷樽象雷之形雷樽不聞能

致雷也龍安能而動雨頓牟掇芥礮石引針皆以其

真是不假他類他類肖似不能掇取者何也氣性異

殊不能相感動也劉子駿掌雩祭典土龍事相君山

亦難以頓牟礮石不能真是何能掇針取芥子駿窮

無以應子駿漢朝智囊筆墨淵海窮無以應者是非

議誤不得道理實也曰夫以非真難是也不以象類

說非也夫東風至一有酒湛溢鯨魚死彗星出天道自

然非人事也事與彼雲龍相從同一實也日火也月

水也水火感動常以真氣今伎道之家鑄陽燧取飛

火於日作方諸取水於月非自然也而天然之也土

龍亦非真何為不能感天一也陽燧取火於天五月

丙午日中之時消煉五石鑄以為器乃能得火今妄

取刀劍偃月之鉤摩以向日亦能感天夫土龍既不

得比於陽燧當與刀劍偃月鉤為比二也齊孟嘗君

夜出秦闕關未開客為鷄鳴而真鷄鳴和之夫鷄可

以姦聲感則雨亦可以偽象致三也李子長為政欲

公治十二年補州大講每十六

知囚情以梧桐為人象囚之刑鑿地為培以盧為櫛

卧木囚其中囚罪正則木囚不動囚寃侵奪木囚動

出不知囚之情伸有木人乎將精神之氣動木囚也

夫精神感動囚何為獨不應從土龍四也舜以聖

德入大麓之野虎狼不犯蟲蛇不害禹鑄金鼎象百

物以入山林亦辟凶殃論者以為非實然而上古久

遠周鼎之神不可無也大金與土同五行也使作土

龍者如禹之德則亦將有雲雨之驗五也頓牟撥芥

磁石鉤象之石非頓牟也皆能撥芥土龍亦非真當

與磁石鉤象為類六也楚葉公好龍墻壁玉樽皆畫

潘豐

龍象真龍聞而下之夫龍與雲雨同氣故能感動以類相從葉公以爲畫致真龍今獨何以不能致雲雨七也神靈示人以象不以實故寢卧夢悟見事之象將吉吉象來將凶凶象至神靈之氣雲雨之類八也神靈以象見實土龍何獨不能以僞致真也上古之人有神荼鬱壘者昆弟二人性能執鬼居東海度朔山土立桃樹下簡閱百鬼鬼無道理妄爲人禍荼與鬱壘縛以盧索執以食虎故今縣官斬桃爲人立之戶側畫虎之形著之門闌夫桃人非荼鬱壘也畫虎非食鬼之虎也尅畫效象與以禦凶今土龍亦非致雨之龍獨信桃人畫虎不

如土龍九也此尚因緣昔書臬不見實驗魚般墨子刻木爲鳶蜚之三日而不集爲之巧也使作土龍者若魯般墨子則亦將有木爲蜚不集之類夫蜚爲之氣雲雨之氣也氣而蜚木爲何獨不能從土龍十也夫雲雨之氣也知於蜚爲之氣未可以言釣者以木爲魚丹漆其身近之水流而擊之起水動作魚以爲具並來聚會夫丹木非真魚也魚含血而有知猶爲象至雲雨之知不能過魚見土龍之象何能疑之十一也此向魚也知不如人匈奴敬畏郅都之威刻木象郅都之狀交弓射之莫能一中不知都之精神在形象邪

亡也將凶奴敬鬼精神在木中如都之精神在形象
天龍之神亦在土龍如凶奴精在於木人則不然者
之精亦在土龍十二也金翁叔休屠王之太子也與
父俱來降漢父道死與母俱來拜為騎都尉母死武
帝圖其母於甘泉殿上畧曰休屠王為提翁叔從工
上甘泉拜謁起立向之泣涕沾襟久乃去夫圖畫非
母之實身也因見形象涕泣輒下悲氣感不待實
然也夫土龍猶甘泉之圖畫也雲雨見之何為不動
十三也此尚夷狄也有若似孔子孔子死弟子思慕
共坐有若孔子之坐弟子知有若非孔子也猶共坐

而尊事之雲雨之知使若諸弟子之知雖知土龍非
真然猶感動思類而至十四也有若孔子弟子疑其
體象則謂知似孝武皇帝幸李夫人夫人死思見其
形道士以術為幸夫人夫人步入殿門武帝望見知
其非也然猶感動喜樂近之使雲雨之氣如武帝之
心雖知土龍非真然猶愛好感起而來十五也既效
驗有十五又亦有義曰焉立春東耕為土象人男女
各二人秉耒把鋤或立土牛未必能耕也順氣應時
示率下也今設土龍雖知不能致雨亦當夏時以類
應變與立土人上牛同一義也禮宗廟之主以木為之

長尺二寸以象先祖孝子入廟主心事之雖知木主非親亦當盡敬有所主事土龍與木主同雖知非真示當感動立意於象二也塗車芻靈聖人知其無用示象生存不敢無也夫設土龍知其不能動雨也示若塗車芻靈而有致三也天子射能諸侯射麋鄉大夫射虎豹士射鹿豕示服猛也名布爲侯示射無道諸侯也夫畫布爲熊麋之象名布爲侯禮皆意象示義取名也土龍亦夫熊麋布侯之類四也夫以象類有十五驗以禮示意有四義仲舒覽見深鴻立事不妄設土龍之象果有狀也龍暫出水雲雨乃至古者畜龍御龍常存無雲雨猶舊交相關遠卒然相見歡欣歌笑或至悲泣涕偃伏少久則示行各恍忽矣易曰雲從龍非言龍從雲也雲搏刻雷雲之象龍安肯來夫如是傳之者何可解則桓君山之難可說也則劉子駿不能對劣也劣則董仲舒之龍說不終也論衡終之故曰亂龍者終也

遭虎篇

變復之家謂虎食人者功曹爲姦所致也其意以爲功曹衆吏之率虎亦諸禽之雄也功曹爲姦采漁於史故虎食人以象其意夫虎食人人亦有殺虎謂虎

食人功曹受取於吏如人食虎吏受於功曹也乎案世
清廉之士百不能一居功曹之官皆有姦心私舊故
可所幸苞苴賂遺小大皆有必謂虎應功曹是野中
之虎常害人也夫虎出有時猶龍見有期也陰物以
冬見陽蟲以夏出出應其氣氣動其類參伐以冬出
心尾以夏見參伐則虎星心尾則龍象象出而物見
氣至而類動天地之性也動於林澤之中遭虎搏噬
之時稟性狂勃貪叨飢餓觸自來之人安能不食人
之筋力羸弱不適巧使不知故遇輒死使孟晉登山
馮婦入林亦無此害也孔子行魯林中婦人哭甚哀
使子貢問之何以哭之哀也曰去年虎食吾夫今年
食吾子是以哭哀也子貢曰若此何不去也對曰吾
善其政之不苛吏之不暴也子貢還報孔子孔子曰
弟子識諸苛政暴吏甚於虎也夫虎害人古有之矣
政不苛吏不暴德化之足以却虎然而二歲比食二
人林中獸不應善也為廉亦不應姦吏為獸矣或曰
虎應功曹之姦所謂不苛政者非功曹也婦人廉部
之吏也雖有善政安耐化虎夫魯無功曹之官功曹
之官相國是也魯相者殆非孔墨必三家也為相必
無賢操以不賢居權位其惡必不廉也必以相國為

一按今虎食人是則嘗野一焉 嘗食人也水中之毒不
及陵上陵上之氣不入水古一各以所近罹殃取禍是
故漁者不死於山獵者不避於淵好入山林草澤見害
深涉虎窟應虎搏噬之何以 為變自公牛一氣化為
虎搏食其兒司變化者不以 為怪入山林草澤見害
於荒怪之非也變能得猛 氣能害人行上澤中於變
蛇應何官更變為害人 入三氣害人水火害人
為毒氣所感為毒氣 中為火所感為水所感又誰
致之者奇諸會聚乃能 變行山林中虎鹿野豬牛
象能變為狼豕虎能 變人苟謂食人乃應為變
則 國畜皆食人人身理
之貴百世所敬也言 虎
虎奇或曰虎所食非 人
皆及之入謂應功言 之
毛盡人思一也毛 為此食
人食小人虎之 宜變毒
也也山林草澤虎所 生
效是則 虎都之縣
功曹常 大虎食人
邑行於民間功 一也

一按不三死食平之世親食
食虎變為虎虎變為之家不
人之含血之會而形之獸虎
於食他會變應何言更夫虎
果無何變之有回夷之外大
氣性一也三陸廣都也所不
山也必以虎食人應功曹之
功曹常為野山林草澤之邑
於野應功曹之數虎時大
卷之中

正福

野不應政其行都邑乃為怪天虎山林之獸不狎之物也常在阜野之中不為馴畜猶人家之有鼠也伏匿希出非可常見也命吉居安鼠不擾亂祿衰居危鼠為殃變夫虎亦然也邑縣吉安長吏無患虎者不見長吏且危則虎入邑行於民間何則長吏光氣已消都邑之地與野也推此以論虎所食人亦命時也命訖時衰光氣去身視夜倚尸也故虎食之天道偶會虎適食人長吏遭亞心故謂為變應上天積古今凶驗非唯虎也野物皆然楚王英宮樓未成鹿走上堦其後果堯舜昭公旦出鸛鶴來巢其後季氏逐昭公昭公奔齊逐死不還晉誼為長沙王傅鵬鳥集舍發書占之曰主人將去其後遷為梁王傅懷王好騎墜馬而薨賈誼傷之亦病而死昌邑王時夷鵠鳥集宮殿下王射殺之以問郎中令龍其遂龍其遂對曰夷鵠野鳥入宮亡之應也其後昌邑王竟亡盧奴令田光與桑弘羊等謀反其日覺時狐鳴光告屋上光心惡之其後事覺坐誅會稽東部都尉禮文伯時羊伏廳下其後遷為東萊太守都尉王子鳳時鹿園入府中其後遷丹陽太守夫吉凶同占遷免二驗俱象空亡精氣消去也故人且亡也野鳥入宅城且空也草蟲入邑

等類衆多行事比肩略舉較著以定實驗也

尚書

變復之文謂蟲食穀者部吏所致也貪則侵漁故
食黑頭赤則請武官頭黑身亦則請文官吏以
罰然則所食類之吏則頭黑息不復見矣夫頭赤則
謂武人頭黑則謂文吏所致也時
身者或頭身皆黑或頭身皆白或
應何官或時或曰有為民者或
官亦多矣及其類形象何如哉
兩三類復之類則曰文吏不可也

火之由一時有也或曰之類皆為
警者三或常有而無火三類亦多
屢或而稅應時而有象生之言或言
如兩焦地食物不得穀草察其類
之家謂應何應建武二十一年起
陳留河南遂入袁獄所集鄉縣以上
之吏未皆屢或雖合穀草連日老極
枯死當時鄉縣之吏未必皆伏非也
止期猶存食象自有足時也生出有
畫變化不常為類也人君不罪其吏
是猶自十六

風氣所生之類可知之

故凡蟲為風之字取氣於風故八

口而化生者食之物

或食五穀或食草食五穀更受

錢穀也其食地者

人何物保蟲三百人為之長由此言

之人亦蟲也人食

所食蟲亦食人所食俱為蟲而相

食物何為怪之謂

有知亦將非人曰食食天之所生

吾亦食之謂我為

不自謂為也凡含氣之類所甘嗜

者口腹不異人皆

惡惡蟲食之自生天地之間惡蟲

之出設蟲能言以

人亦無以言也人之蟲之在物間也

知者不仁其食為

不謂之也人皆謂草木之物蟲之常

多故穀之多蟲

而時有蟲食之則其蟲必以有蟲

貴主者更且其

當以罪也如當受心腹者種之方

者為粟以清

亦不以此為鳥屎清種之類

吏鮑焦陳仲之

養也夫之用則其類更何免

為幾何則蟲

以食之蟲食他物也事不極食

五穀葉乃相

豈桑有竭在中藥而與給者蟲之

亦急與穀無異

為怪獨謂蟲為人不這物類之

實聞於災變之

蟲曰蠶蟲若蛾夫虫之體也

蠶夫虫食粟米

不謂之虫食苗桑歸之於虫如

之家謂粟輕苗

重之蟲也種類衆多非一魚肉

蟲醯醬皆不閉

有蟲飯濕濕

月蟲書卷不

言有蟲在

懸有蟲蝸疽蟾螻蠍蝦有蟲或白或黑或長或短大小鴻殺不相似類皆風氣所生并連以所生不擇日若生日短促見而輒滅變復之家見其希出出又食物則謂之災災出當有所罪則依所似類之吏順而說之人腹中有三蟲下地之澤其蟲曰蛭蛭食人足三蟲食腸順說之家蛭與三蟲何似類乎凡天地之間陰陽所生蛟螭之類蛄蠕之屬含氣而生開口而食食有甘不同心等欲彊大食細弱知慧反須憑他物以大連相齧噬不謂之災獨謂蟲食穀物爲應政事失道理之實不達物氣之性也然夫蟲之生也必依溫

濕溫濕之氣常在春夏秋冬之氣寒而乾燥蟲未曾生若以蟲生罪鄉部吏是則鄉部吏貪於春夏廉於秋冬雖盜跖之吏以秋冬署蒙伯夷之舉矣夫春夏非一而蟲時生者溫濕甚也甚則陰陽不和陰陽不和政也徒當歸於政治而指謂部吏爲姦失事實矣何如蟲以溫濕生也以蠱蟲知之穀乾燥者蟲不生溫濕饑飢蟲生不禁藏宿麥之種烈日乾暴投於燥器則蟲不生如不乾暴聞喋之蟲生如雲煙以蠱聞喋唯况衆蟲溫濕所生明矣詩云營營青蠅止于藩愷悌君子無信讒言讒言傷善青蠅汚白同一禍敗

詩以爲興昌邑王夢西階下有積蠅矢明旦召問郎
中龔遂遂對曰蠅者讒人之象也夫矢積於階下王
將用讒臣之言也由此言之蠅之爲蟲應人君用讒
何故不謂蠅爲災乎如蠅可以爲災夫蠅歲生世間
人君常用讒乎案蟲害人者莫如蚊蚋蚊蚋歲生如
以蚊蚋應災世間常有害人之吏乎必以食物乃爲
災人則物之最貴者也蚊蚋食人尤當爲災必以暴
生害物乃爲災夫歲生而食人與時出而害物交孰
爲甚人之病疥亦希非常疥蟲何故不爲災且天將
雨燈出蚋蜚爲與氣相應也或時諸蟲之生自與時
氣相應如何輒歸罪於部吏乎天道自然吉凶偶會
非常之蟲適生貪吏遭署人察貪吏之操又見災蟲
之生則謂部吏之所爲致也

講瑞篇

儒者之論自說見鳳皇騏驎而知之何則案鳳皇騏
驎之象又春秋獲麟文曰有麇而角麇而角者則是
騏驎矣其見鳥而象鳳皇者則鳳皇矣黃帝堯舜周
文盛時皆致鳳皇孝宣帝之時鳳皇集於上林後又
於長樂之宮東門樹上高五尺文章五色周獲麟麇
如麇而角武帝之麟亦如麇而角如有大鳥文章五

詩以爲興昌邑王夢西階下有積蠅矢明旦召問郎

缺第廿一

也者讒人之象也夫矢積於階下王

一由此言之蠅之爲蟲應人君用讒

何故不謂蠅爲災乎如蠅可以爲災夫蠅歲生世間

人君常用讒乎案蟲害人者莫如蚊蠅蚊蠅歲生如

以蚊蠅應災世間常有害人之吏乎必以食物乃爲

災人則物之最貴者也蚊蠅食人尤當爲災必以暴

生害物乃爲災夫歲生而食人與時出而害物孰

爲甚人之病疥亦希非常疥蟲何故不爲災且天將

雨燈出蚋蜚爲與氣相應也或時諸蟲之生自與時

氣相應如何輒歸罪於部吏乎天道自然吉凶偶會

非常之蟲適生貪吏遭署人察貪吏之操又見災蟲

之生則謂部吏之所爲致也

講瑞篇

講瑞篇

儒者之論自說見鳳皇騏驎而知之何則案鳳皇騏

驎之象又春秋獲麟文曰有麇而角麇而角者則是

騏驎矣其見鳥而象鳳皇者則鳳皇矣黃帝堯舜周

文盛時皆致鳳皇孝宣帝之時鳳皇集於上林後又

於長樂之宮東門樹上高五尺文章五色周獲麟麟

如麇而角武帝之麟亦如麇而角如有大鳥文章五

如麇而角

色獸狀如麋首戴一名內考以圖為驗之古今則鳳麟可
得審也夫鳳皇鳥之匹王者也麒麟獸之聖者也五帝
三王自皋陶孔子人文聖王也十二聖相各不同而欲以
麋戴角則謂之麒麟相與鳳皇象合者謂之鳳皇如

何夫聖鳥獸法不同猶十二聖骨體不均也戴角之
相猶戴牛也顛頊戴牛堯舜未必然今魯所獲麟戴
角即後所見麟未必戴角也如用魯所獲求麟知世
間之麟則必不能知也何則毛羽骨角不合同也假
令不同或時似類未必真是麋舜重瞳三莽亦重瞳
晉文駢脅張儀亦駢脅如以骨體毛色比則三莽亦虞

正德十六年刊 論衡十六

十三

舜而張儀晉文也有若在魯最似孔子孔子死弟子
共坐有若問以道事有若不能對者何也體狀似類
實性非也今五色之鳥一角之獸或時似類鳳皇麒麟
麟其實非真而說者欲以骨體毛色定鳳皇麒麟誤
矣是故顏淵庶幾不似孔子有若怕庸反類聖人由
是言之或時真鳳皇麒麟骨體不似怕庸鳥獸毛色
類真知之如何儒者自謂見鳳皇麒麟輒而知之則
是自謂見聖人輒而知之也皋陶馬口孔子反字設
使輒有知而絕殊馬口反字尚未可謂聖何則十二
聖相不同前聖之相難以照後聖也骨法不同姓名

不等身形殊狀生出異土雖復有聖何如知之相君
山謂揚子雲曰如後世復有聖人徒知其才能之勝
已多不能知其聖與非聖人也子雲曰誠然夫聖人
難知知能之美若相揚者尚復不能知世儒懷庸庸
之知齎無異之議見聖不能知可保必也夫不能知
聖則不能知鳳皇與騏驎世人名鳳皇騏驎何用自
謂能之乎夫上世之名鳳皇騏驎聞其鳥獸之奇者
其毛角有奇又不妄翔苟遊與鳥獸爭飽則謂之鳳
皇騏驎矣世人之知聖亦猶此也聞聖人人之奇者
身有奇骨知能博達則謂之聖矣及其知之非卒見

正心一六年刊 論衡十六

暫聞而輒名之為聖也與之偃伏從文受學然後知
之何以明之子貢事孔子一年自謂過孔子二年自
謂與孔子同三年自知不及孔子當一年二年之時
未知孔子聖也三年之後然乃知之以子貢知孔子
三年乃定世儒無子貢之才其見聖人不從之學任
倉卒之視無三年之接自謂知聖誤矣少正卯在魯
與孔子並孔子之門三盈三虛唯顏淵不去顏淵獨
知孔子聖也夫門人去孔子歸少正卯不徒不能知
孔子之聖又不能知少正卯門人比肩惑子貢曰夫少
正卯魯之聞人也子為政何以先之孔子曰賜退非

爾所及夫才然一也則能一也若不能聖世儒見聖自
謂能知之也夫以不能知之也言之則亦知其不能知
鳳凰與麒麟也使鳳凰羽翮長廣麒麟體高大則
見之者以為大鳥巨獸耳何以別之如必巨大別
之則其知聖人亦宜以巨大春秋之時鳥者爰居不
可以為鳳凰豈欲求至不可以為聖人然則鳳凰麒
麟與鳥獸等也世人見之何用知之如以中國無有
於野外來而知之則是鸚鵡也鸚鵡非中國之禽
必鳳凰也豈亦非中國之禽獸也皆非中國之物儒
者何以言之也夫鳳凰麒麟善乎或曰孝宣之時鳳
凰集二上杯羣鳥從上以千萬數以其衆鳥之長聖
神有異也豈亦附從如見大鳥來集羣鳥附之則是
鳳凰鳳凰屋嘗則之矣夫鳳凰與麒麟同性鳳凰見群
鳥從麒麟見衆獸亦宜隨案春秋之麟不言衆獸
隨之宣帝武帝皆得麒麟無衆獸附從之文如以麒麟
為人所獲附從者散鳳凰人不獲自來蜚翔附從可
見書曰簫韶九成鳳凰來儀大傳曰鳳凰在列樹不
言群鳥從也豈宣帝所致者異哉或曰記事者失
之唐虞之君鳳凰實有附從上世又遠記事遺失經
書之文未足以實也夫實有而記事者失之亦有實無

而記事者生之夫如是儒書之文難以實事案附從以之鳳凰未得實也且人有佞猾而聚者鳥亦有狡黠而從羣者當唐虞之時鳳慈愿宣帝之時狡黠乎何其俱有聖人之德行動作之操不均同也無鳥附從或時其鳳凰羣鳥附從或時非也君子在世清節自守不廣結從出入動作人不附從豪猾之人任便用氣往來進退士衆雲合夫鳳凰君子也必以隨多者效鳳凰是豪黠爲君子也歌曲彌妙和者彌寡行操益清交者益解鳥獸亦然必以附從効鳳凰是用和多爲妙曲也

論衡卷之六

十六

出于新豐羣蛇不隨神雀爲鳥皆衆鳥之長也其仁聖雖不及鳳凰然其從羣鳥亦百數十信陵孟嘗食客三千稱爲賢君漢將軍衛青及將軍霍去病門無一客亦稱名將太史公曰盜跖橫行聚黨數千人伯夷叔齊隱處首陽鳥獸之操與人相似人之得衆不足以別賢以鳥附從審鳳凰如何或曰鳳凰騏驎太平之瑞也太平之際見來至也然亦有未太平而來至也鳥獸奇骨異毛卓絕非常則是矣何爲不可知鳳凰騏驎通常以太平之時來至者春秋之時騏驎帝嬾於王孔子而至光武皇帝生於濟陽鳳凰來集

夫光武始生之時成衰之際也時未太平而鳳皇至
如以自爲光武有聖德而來是則爲聖王始生之瑞
不爲太平應也嘉瑞或應太平或爲始生其實難知
獨以太平之際驗之如何或曰鳳皇騏驎生有種類
若龜龍有種類矣龜故生龜龍故生龍形色小大不
異於前用也見之必察其子孫何爲不可知夫恒物
有種類瑞祐無種適生故曰德應龜龍然也人見神
龜靈龍而別之乎宋元王之時漁者網得神龜焉漁
父不知其神也方今世儒漁父之類也以漁父而不
知神龜則亦知夫世人而不知靈龍也龍或時似蛇

卷之十六年刊

論行十六

七

蛇或時似龍韓子曰馬之似鹿者千金良馬似鹿神
龍或時似蛇如審有類形色不異王莽時有大鳥如
馬五色龍文與衆鳥數千集于沛國蘄縣宣帝時鳳
皇集于地高五尺與言如馬身高同矣文章五色與
言五色龍文物色均矣衆鳥數千與之俱集附從等
也如以宣帝時鳳皇體色衆鳥附從安知鳳皇則王
莽所致鳥鳳皇也如審是王莽致之是非瑞也如非
鳳皇體色附從何爲均等且瑞物皆起和氣而生生
於常類之中而有詭異之性則爲瑞矣故夫鳳皇之
來也猶赤鳥之集也謂鳳皇有種赤鳥復有類乎嘉

禾醴泉甘露出而美甘也。皆泉露之所生出，非天上
有甘露之種。地下有醴泉之類乎？嘉禾生於禾中，與
禾中異穗，謂之嘉禾。醴泉甘露出而甘美也。皆醴泉
生出，非天上有甘露之種。地下有醴泉之類。聖治公
平，而乃沾下，產水也。實莢生草，亦生出地，禁於衆
草，無本常根，暫生產出，旬月枯折，故謂之瑞。夫鳳皇
麒麟亦瑞也。何以有種類？案周太平，越常獻白雉，白
雉生短而白色耳，非有白雉之種也。魯人得戴角之
麇，謂之騏驎，亦或時生於麇，非有騏驎之類。由此言
之，鳳皇亦或時生於鵠，鵠毛奇羽，殊出異衆鳥，則謂

之鳳皇耳。安得與衆鳥殊種類也？有若曰：騏驎之於
走獸，鳳皇之於飛鳥，太山之於丘垤，河海之於行潦，
類也。然則鳳皇麒麟都與鳥獸同一類，體色詭耳，安
得異種？向類而有奇，奇為不世，不世難審識之。如何
堯生丹朱，舜生商均，丹朱堯舜之類也。骨生詭
耳，絲生禹，瞽瞍生舜，舜禹絲瞽瞍之種也。知德殊矣。
試種嘉禾之實，不能得嘉禾。怕妾亦梁之粟，莖穗怪
奇，人見叔梁紇不知孔子父也。見伯魚不知孔子之
子也。張湯之父五尺，湯長八尺。湯孫長六尺，孝宣鳳
皇高五尺，所從生鳥，或時高二尺，後所生之鳥，或時

高一及安得常種種類無常故曾哲生參氣性不世
顏路出回古今卓絕馬有千里不必騏驎之駒鳥有
仁聖不必鳳皇之鸞山頂之溪不通江湖然而有魚
水精自為之也廢庭壞殿基上草生地氣自出之也
按溪水之魚殿基上之草無類而出瑞應之自至天
地未必有種類也夫瑞應猶災變也瑞以應善災以
應惡善惡雖反其應一也災變無種瑞應亦無類也
陰陽之氣天地之氣也遭善而為和遇惡而為變豈
天地為善惡之政更生和變之氣乎然則瑞應之出
殆無種類因善而起氣和而生亦或時政平氣和衆

易卷十七 雜卦 論衡十六

十九

臨生論

物變化猶春則鷹變為鳩秋則鳩化為鷹蛇鼠之類
輒為魚鼈蝦蟇為鶉雀為蜃蛤物隨氣變不可謂無
黃石為老父授張良書去復為石也儒知之或時太
平氣和虜為騏驎鵠為鳳皇因故氣性隨時變化豈
必有常類哉襄姒玄蟲之子二龍祭也晉之二卿熊
羆之裔也吞燕子蕙茲履大跡之語世之人然之獨
謂瑞有常類哉以物無種計之以人無類議之以體
變化論之鳳皇騏驎生無常類則形色何為當同案
禮記瑞命篇云雉曰鳳雌曰皇雄鳴曰即即雌鳴足
足詩云梧桐生矣于彼高岡鳳皇鳴矣于彼朝陽嘒

嗥嗥嗥嗥嗥嗥嗥瑞命與詩俱言鳳皇之鳥瑞命之言即即足足詩云雍雍喈喈此聲異也使聲審則形不同也使聲同詩與禮異世傳鳳皇之鳴故將疑焉案魯之獲麟云有麇而角言有麇者色如麇也麇色有常若鳥色有常矣武王之時火流爲烏云其色赤赤非烏之色故言其色赤如似麇而色異亦當言其色白若黑今成事色同故言有麇麇無角有異於故故言而角也夫如是魯之所得麟者若麇之狀也武帝之時而巡狩得白麟一角而五趾角或時同言五趾者足不同矣魯所得麟云有麇不言色者麇無異

皇朝一經補刊論衡十六

二十一

監定補遺

色者武帝云得白麟色白不類麇故言有麇正言白麟色不同也孝宣之時九真貢獻麟狀如麇而兩角者孝武言一角不同矣春秋之麟如麇宣帝之麟言如鹿鹿與麇小大相倍體不同也夫三王之時麟如色角趾身骨高大不相似類推此准後世麟出必不與前同明矣夫麒麟鳳皇之類麒麟前後體色不同而欲以宣帝之時所見鳳皇高五尺文章五色準前況後當復出鳳皇與之同謂誤矣後當出復見之鳳皇麒麟必已不與前世見出者相似類而世儒自謂見而輒知之奈何案魯人得麟不敢正名麟曰有麇

一角者時誠無以知也武帝使謁者終軍議之終軍曰野禽并角明本高大也不正名麟而言野禽者終軍亦疑無以審也當今世儒之知不能過魯人與終軍其見鳳皇麒麟必從而疑之非怕之鳥獸耳何能審其鳳皇麒麟乎以體色言之未必等以鳥獸隨從多者未必善以希見言之有鸛鶴噉以相奇言之聖人有奇骨體賢者亦有奇骨聖賢俱奇人無以別由聖賢言人聖鳥聖獸亦與怕鳥庸獸俱有奇怪聖人賢者亦有知而絕殊骨無異者聖賢鳥獸亦有仁善廉清體無奇者世或有富貴不聖身有骨為富貴表

弘治十七年補刊論衡十六

二十一

卷之三

不為聖賢驗然則鳥亦有五采獸有無角而仁聖者夫如是上世所見鳳皇麒麟何知其非怕鳥獸今之所見鸛鷹之屬安知非鳳皇麒麟也方今聖世堯舜之主流布道化仁聖之物何為不生或時以有鳳皇麒麟亂於鵠鵲鷹麟世人不知美玉隱在石中楚王令尹不能知故有抱玉泣血之痛今或時鳳皇麒麟以仁聖之性隱於怕毛角羽無一角五色表之世人不知猶玉在石中也何用審之為此論草於永平之初時來有瑞其孝明宣惠眾瑞並至至元和章和之際孝章耀德天下和洽嘉瑞奇物同時俱應鳳皇

騏驎連出重見盛於五帝之時此篇已成故不得載
或問曰講瑞謂鳳皇騏驎難知世瑞不能別今孝童
之所致鳳皇騏驎不可得知乎曰五鳥之記四方中
央皆有大鳥其出衆鳥皆從小大毛色類鳳皇實難
知也故無世瑞不能別別之如何以政治時王之德
不及唐虞之時其鳳皇騏驎目不親見然而唐虞之
瑞必真是者堯之德明也孝宣比堯舜天下太平萬
里慕化仁道施行鳥獸仁者感動而來瑞物小大毛
色足翼必不同類以政治之得失主之明闇準况衆
瑞無非真是者事或難知而易曉其此之謂也又以甘
露驗之甘露和氣所生也露無故而甘和氣獨已至
矣和氣至甘露降德洽而衆瑞湊案永平以來訖於
章和甘露常降故知衆瑞皆是而鳳皇騏驎皆真也

第十六

王充

王充

指瑞篇

是瑞篇

指瑞篇

指瑞篇

主來以為鳳皇麒麟仁聖也

有道則來無道則隱

聖人也非聖人之德不能

言文也

亦聖人之

中

不同也

見風

則文王拘於羑

也

仁聖之人

操

禁人加非於已

案能操行

免於厄而鳳麟獨能

自全於

世是鳥獸之操賢於聖人也且鳥獸之知不與人通

何以能知國有道

無道也人同性類好惡均生

不相知鳥獸與人

性何能知之

亦不能知人兩

能知之儒者咸稱

入有不入自鳥獸論

聖王至哉古言皇帝

言帝非三皇鳳皇

言帝非三皇鳳皇

言帝非三皇鳳皇

言帝非三皇鳳皇

言帝非三皇鳳皇

言帝非三皇鳳皇

言帝非三皇鳳皇

言帝非三皇鳳皇

言帝非三皇鳳皇

言帝非三皇鳳皇

言帝非三皇鳳皇

言帝非三皇鳳皇

言帝非三皇鳳皇

言帝非三皇鳳皇

言帝非三皇鳳皇

言帝非三皇鳳皇

言帝非三皇鳳皇

能知鳥獸為愚於人何以

實之德欲以表明王之治反

過之使實不著且鳳麟出獨為

之時鳳皇五至與麟一至神雀

五見故有五鳳神雀甘露黃龍

五見則孝宣皇帝聖人也如孝

宣皇帝為聖來則儒者稱鳳皇

聖來亦為宣帝來矣

聖來亦為宣帝來矣

聖來亦為宣帝來矣

聖來亦為宣帝來矣

聖來亦為宣帝來矣

聖來亦為宣帝來矣

聖來亦為宣帝來矣

聖來亦為宣帝來矣

聖來亦為宣帝來矣

聖來亦為宣帝來矣

聖來亦為宣帝來矣

聖來亦為宣帝來矣

聖來亦為宣帝來矣

聖來亦為宣帝來矣

也故孔子見麟而自知者據其見得而死也非據其
本所為來也然則麟之至也自與獸會聚也其死人
殺之也使麟有知為聖王來時無聖王何為來乎思
慮深澁害遠何故為魯所獲殺乎夫以時無聖王而
麟至知不為聖王來也為魯所獲殺知其避害不能
遠也聖獸不能自免於難聖人亦不能自免於禍禍
難之事聖者所不能避而去鳳麟思慮深澁害遠妄
也且鳳麟非生外國也中國有聖王乃來至也生於
山國長於山林之間性靈見希人不得害也則謂之
思慮深澁害遠矣禍與聖王同時行與治平相遇世
間謂之聖王之瑞為聖來矣則巢破卵厚皇為之不
翔焚林而岐漉池而魚龜龍為之不遊鳳皇龜龍之
類也皆生中國與人相近巢剝卵破屏窟不翔林焚
池漉伏匿不遊無遠去之文何以知其在外國也龜
龍鳳皇同一類也希見不害謂在外國龜龍希見亦
在外國矣孝宣皇帝之時鳳皇麒麟黃龍神雀皆至
其至同時則其性行相似類則其生出宜同處矣龍
不生於外國外國亦有龍鳳麟不生外國外國亦有
鳳麟然則中國亦有未必外國之鳳麟也人見鳳麟
希見則曰在外國見遇太平則曰為聖王來夫鳳皇

騏驎之至也猶醴泉之出朱草之生也謂鳳皇在外國間有道而來醴泉朱草何知而生於大平之時醴泉朱草和氣所生然則鳳皇騏驎亦和氣所生也和氣生聖人聖人生於衰世物生因瑞聖王為人同時俱然時其長大相逢遇矣衰世亦有和氣和氣時生聖人聖人生於衰世亦特有鳳驎也孔子既以生於周之末世則騏驎見於魯之西澤光武皇帝生於成衰之際鳳皇集於濟陽之地聖人聖物生於成衰世聖王道一有出聖身聖物類吉命之人逢吉祥之類也其實相遇非相為出也夫鳳驎之來與白魚赤鳥之

至無以異也魚遭自躍王推逢之火偶為鳥王仰見之非魚聞武王之德而入共亦為知周家當起集於王屋也謂鳳驎為聖王來是謂魚鳥為武王至也王者受富貴天命故其動出見吉祥異物見則謂之瑞瑞有小大各以所見定德薄厚若夫白魚赤鳥小物小安之兆也鳳皇騏驎大物太平之象也故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不見太平之象自知不遇大平之時矣且鳳皇騏驎何以為太平之象鳳皇騏驎仁聖之禽也仁聖之物至天下將為仁聖之行矣尚書大傳曰高宗祭成湯之廟有雉升鼎耳而

噲高宗問祖乙祖乙曰遠方且君子殆有至者祖乙具
雉有似君子之行今從外來則曰遠方君子將有至
者矣夫鳳皇麒麟猶雉也其立不之象亦與雉同孝武
皇帝西苑狩得白驎一角而五趾又有木枝出復合
於末武帝議問羣臣謂者終軍曰野禽并角明同本
也衆枝內附示無外也如此瑞者外國宜有降者曰
若應殆且有解編髮削左衽龍裳冠帶而蒙化焉其後
數月越地有降者匈奴名王亦將數千人來降竟如
終軍之言終軍之言得瑞應之實矣推此以况白魚
赤鳥猶此類也魚木精白者殷之色也鳥者孝鳥赤

論衡十七

五

者周之應氣也先得白魚後得赤鳥殷之統絕色務
若周矣據魚鳥之見以上武王則知周之必得天下
也世見武王誅紂山遇魚鳥則謂天用魚鳥命使武
王誅紂事相似類其實非也春秋之時鸚鵡來巢占
者以為凶夫野鳥來巢魯國之都且為丘墟昭公之
身且出奔也服鳥入室主人當去其後賈誼竟者夫
鳳麟之來與野鳥巢服鳥之集無以異他禍福後昭
公為季氏所攻出奔於齊死不歸魚鳥賈誼為長沙太
傅服鳥集舍發書曰之云野鳥雖殊其占不異鸚鵡
之巢服鳥之集偶巢適集占者因其野澤之物巢集

城言之內則見魯國且凶傳舍人不吉之瑞矣非鸛
鵠服鳥知二國禍將至而故爲之巢集也王者以天
下爲家家人將有吉凶之事而吉凶之兆豫見於人
知者占之則知吉凶將至非吉凶之物有知故爲吉
凶之人來也猶著龜之有兆數矣龜兆著數常有吉
凶吉人卜筮與吉相遇凶人與凶相逢非著龜神靈
知人吉凶出兆見數以告之也虛居卜筮前無過客
猶得吉凶然則天地之間常有吉凶吉凶之物來至
見當與吉凶之人相逢遇矣或言天使之所爲也夫
巨大之天使細小之物音語不通情指不達何能使
物物亦不爲天能其來神怪若天使之則謂天使矣
夏后孔甲畋于首山天雨晦冥入于民家主人方乳
或曰后來之子必大貴或曰不勝之子必有殃夫孔
甲之入民室也偶遭雨而陰庇也非知民家將生子
而其子必凶爲之至也旣至人占則有吉凶矣夫吉
凶之物見於王朝若入民家猶孔甲遭雨入民室也
孔甲不知其將生子爲之故到謂鳳皇諸瑞有知應
吉能至誤矣

是應篇

儒者論太平瑞應皆言氣物卓異采草醴泉翔鳳其

露景星嘉禾蓬脯實莢屈軼之屬又言山出車澤出馬男女異路市無二價耕者讓畔行者讓路須白不提挈關梁不閉道無虜掠風不鳴條雨不破塊五日一風十日一雨其盛茂者致黃龍騏驎鳳皇夫儒者之言有溢美過實瑞應之物或有或無夫言鳳皇騏驎之屬大瑞較然不得增飾其小瑞徵應恐多非是夫風氣雨露本當和適言其鳳翔甘露風不鳴條雨不破塊可也言其五日一風十日一雨褒之也風雨雖適不能五日十日正如其數言男女不相干市價不相欺可也言其異路無二價褒之也太平之時豈

更為男女各作道哉不更作道一路而行安得異乎太平之時無商人則可如有必求便利以為業買物安肯不求賤賣貨安肯不求貴有求貴賤之心必有二價之語此皆有其事而褒增過其實也若夫蓬脯實莢屈軼之屬殆無其物何以驗之說以實者太平無有此物儒者言蓬脯生於庖厨者言厨中自生肉脯薄如蓮形搖動生風寒涼食物使之不臭夫太平之氣雖和不能使厨生肉蓬以為寒涼若能如此則能使五穀自生不須人為之也能使厨自生肉蓬何不使飯自蒸於甑火自然於竈乎凡生蓬者欲以風

吹食物也。何不使食物自不自死，何必生蕙以風之乎？
厨中能自生蕙，則冰室何事，而復伐冰以寒物乎？人
夏月操蕙，須手搖之，然後生風。從手握持以當疾風，
蕙不鼓動，言蕙脯自鼓可也。須風乃鼓，不風不動。從
手風來自，足以寒厨中之物，何須蕙脯？世言燕太子
丹使日再中天，雨粟烏白頭，馬生角，厨門象夫生肉。
蕙論之，則虛蕙脯之語，五應之類，恐無其實。儒者又
言古者莫莢夾階而生，月一日一莢生，至十五日而
十五莢，於十六日日一莢落，至月朔莢盡。來月朔一
莢復生。王者南面視莢生落，則知日數多少，不須煩
擾案日曆以知之也。夫天既能生莢，以為日數，何不
使莢有日名？王者視莢之字，則知今日名乎？徒知日
數，不知日名，猶復案曆然後知之，是則王者視日則
更煩擾，不省莫莢之生，安能為福？夫莫草之實也，猶
豆之有莢也。春夏未生，其生必於秋末；冬月隆寒，霜
雪實零，萬物皆枯，儒者敢謂莫莢達冬，獨不死乎？如
與萬物俱生俱死，莢成而以秋末是則已，秋得察莢，
春夏冬三時不得案也。且月十五日生，十五莢於十
六日莢落，二十一日六莢落，落莢棄殞，不可得數。猶
當計未落莢以知日數，是勞心苦意，非善祐也。使莢

論衡

卷之三

天

生於堂上二人若王戶牖間望察莢生以知日數豈謂善矣今云夾階而生生於堂下也王去之堂墨子標堯舜高三尺儒家以為卑下假使之然高三尺之堂莢莢生於階下二者欲視其莢不能從戶牖之間見也須臨堂察之知莢數夫起視堂下之莢豈與懸曆日於辰坐傍以觀見之也天之生端欲以娛王者須起察乃知日數是生須物以察之也且莢草也王者之堂旦夕所以古者葬管管之中草生輒耘安得生莢而人得知月數之乎且凡數日二者欲以紀識事也古有上宮典曆王日三者何意而百數莢

堯候四時之中命歲和亥示四星以口時氣四星至重

猶不窮視而自察人以數日也儒者反言太平之時

屈軼生於庭之末草之狀主指佞人佞人入朝屈

軼庭末以指之聖王則知佞人所為矣天能故生此

物以指佞人不使聖王性自知之若佞人本不生出

必復更生一物以明之何天之不憚煩也聖王莫

過堯舜堯舜之治日不為平矣即屈軼已自生於庭之

末佞人來輒指知一則舜何難於知佞人而使臯陶

陳知人之術經曰知人則哲惟帝難之人含五常音

氣交通且猶不能相知屈軼草也安能知佞如儒者

之言是則太平之時草木踰賢聖也獄訟有是非人情有曲直何不并令屈軼指其非而不直者必苦心聽一有訟三人斷獄乎故夫屈軼之草或時無有而空言生或時實有而虛言能指假令能指或時草性見人而動古者質朴見草之動則言能指能指則言指佞人司尚之酌接之於地其柢指南魚肉之蟲集地北行夫蟲之性然也今草能指亦天性也聖人因草能指宣言曰庭末有屈軼能指佞人百官臣子懷姦心者則各變性易操為忠正之行矣猶今府廷畫臯陶能觥也儒者說云能觥者一角之羊也性知有罪臯陶治獄其罪疑者令羊觸之有罪則觸無罪則不觸斯蓋天生一角聖獸助獄為驗故臯陶敬羊起坐事之此則神奇瑞應之類也曰夫能觥則復屈軼之語也羊本二角能觥一角體損於群不及衆類何以為奇鼈三足曰能龜三足曰真案能與音不能神於四足之龜鼈一角之羊何能聖於兩角之禽狴狴知往乾鵠知來鸚鵡能言天性能一不能為二或時能觥之性徒能觸人未必能知罪人臯陶欲神事助政惡受罪者之不厭服因能觥觸人則罪之斯欲刑之不犯受罪之家沒齒無怨言也夫物性之所知時有

弘治十七年補

監生潘年

如以鼉鼉能觸謂之為神則狴狴之徒皆為神也巫
知吉凶占人禍福無不然者如以鼉鼉謂之巫類則
巫何竒而以為善斯皆人神事欲立化也師尚父為
周司馬將師伐紂到孟津之上杖鉞把旄號其衆曰
倉光倉光者水中之獸也善覆人舟因神以化欲令
急渡不急渡倉光害汝則復鼉鼉之類也河中有此
之物時出浮揚一身九頭人畏惡之未必覆人之舟
也尚父緣河有此異物因以威衆夫鼉鼉之觸罪人
猶倉光之覆舟也蓋有虛名無其實效也人畏怪竒
故空褒增言又言太平之時有景星尚書中候曰堯時

景星見於軫夫景星或時五星也太者歲星太白也
彼或時歲星太白行於軫度古質不能推步五星不
知歲星太白何如狀見大星則謂景星矣詩又言東
有啓明西有長庚亦或時復歲星太白也或時昏見
於西或時晨出於東詩人不知則名曰啓明長庚矣
然則長庚與景星同皆五星也太平之時日月精明
五星日月之類也太平更有景星可復更有日月乎
詩人俗人也中候之時質世也俱不知星王莽之時
太白經天精如半月使不知星者見之亦則復名之
曰景星爾雅釋四時章曰春為發生夏為長養秋為

着於木而帶
耕者名
曰爵
其家得
此不祥
兆

收成冬為安寧四氣和為景星夫如爾雅之言景星
乃四時氣和之名也恐非着天之大星爾雅之書五
經之訓故儒者所共觀察也而不信從更謂大星為
景星豈爾雅所言景星與儒者之所說異哉爾雅又
言甘露時降萬物以嘉謂之醴泉醴泉乃謂甘露也
今儒者說之謂從地中出其味甘若醴泉故曰醴泉
二說相遠實未可知爾雅釋水章泉一見一否而曰
濺榼泉正出正出涌出也沃泉懸出懸出下出也道
泉出之異輒有異名姑以太平之時更有醴泉從地中
出當於此章中言之何以故反居釋四時章中言甘露
為醴泉乎若此儒者之言醴泉從地中出又言甘露
其味甚甜未可然也儒曰道至大者日月精明星辰
不失其行翔風起甘露降而陰一者謂之甘雨
非謂雨水之味甘也推此以論甘露非謂其降下時
適潤養萬物未必露味甘也亦有露甘味如飴蜜者
俱太平之應非養萬物之甘露也何以明之案甘露
如飴蜜者着於樹木不着五穀徒露味甘者其不
時土地潤流濕萬物沾濡溥由此言之爾雅且近
得實緣爾雅之言驗之於物察味甘之露下着樹木
祭所着之樹不能茂於所不着之木然今日甘露飴

異於爾雅之所謂甘露欲驗爾雅之甘露以萬物豐
孰災害不生此則甘露降下之驗也甘露下是則醴
泉矣

治期篇

世謂古人君賢則道德施行施行則功成治安人君
不肖則道德頓廢頓廢則功敗治亂古今論者莫謂
不然何則見堯舜賢聖致太平桀紂無道致亂得誅
如實論之命期自然非德化也吏百石以上若升食以
下居位治民為政布教教行以正民治與亂皆有命
焉或才高行潔居位職廢或智淺操誇治民而立上

正德十六年列

論衡十七

十三

古之黜陟幽明考功據有功而加賞案無功而施罰
是考命而長祿非實才而厚能也論者因考功之法
據效而定賢則謂民治國安者賢君之所致民亂國
危者無道之所為也故危亂之變至論者以責人君
歸罪於為政不得其道人君受以自責愁神苦思撼
動形體而危亂之變終不減除空憤人君之心使明
知之主虛受之責世論傳稱使之然也夫賢君能治
當安之民不能化當亂之世良醫能行其針藥使方
術驗者遇未死之人得未死之病也如命窮病困則
雖扁鵲末如之何夫命窮病困之不可治猶困亂民

之不可安也藥氣之愈病猶教道正
時不可令勉力也公伯寮愬子路於
以告孔子孔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
與命也由此言之教之行廢國之安
人力也夫世亂民逆國之危多災室
之德不能消卻詩道周宣王遭大旱
民靡有之遺言無有可遺一人不
嫌於德微仁惠成者莫過堯湯堯
水旱災室之甚者也而二聖逢之
哉天地歷數嘗然也以堯湯之水
非德所致非德所致則其福祐非
治國也猶慈父之治家慈父耐乎
皆為孝善之孫孝善是家也一日
昌必有衰興則有廢興昌非德所
德所能敗也昌衰興廢皆一時也
苦樂之效也家安人樂富饒財用
厚所致非賢愚所獲也人皆知富
厚而不知國安治化行者歷數之
之功悲亂非無道之致國當
治惡人不能亂世之治亂在

一安民也古曰有命
季孫子服景伯
也道之將廢也
危皆在命時非
繫於上天賢君
矣詩曰周餘黎
害者宣王賢者
宜洪水湯遭大旱
二聖政之所致
丁惟百王之凶害
所為也賢君子
明令耐使子孫
平安是國昌也
成然則衰廢非
以善惡之實未言
是也案富饒者命
厚居安樂者命祿
也故世治非賢聖
負聖不能盛時當
政國之安危在

數不在教。賢不賢之君，明不明之政，無能損益世言。五帝之時，天下太平，家有十年之蓄，人有君子之行。或時不然，世增其美，亦然字或時政所致，何以審之？夫世之所以為亂者，不以賊盜衆多，兵革並起，民棄禮義，負畔其上乎？若此者，由穀食乏絕，不能忍饑寒，夫饑寒並至而能無為非者，寡然則溫飽並至而能不為善者，希。傳曰：倉廩實，民知禮節；衣食足，民知榮辱。讓生於有餘，爭起於不足。穀足食多，禮義之心生；禮豐義重，立安之基立矣。故饑歲之春，不食親戚；穰歲之秋，召及四鄰，不食親戚，惡行也；召及四鄰，善義也。

為善惡之行，不在人質性，在於歲之饑穰。由此言之，禮義之行，在穀足也。案穀成敗，自有年歲，年歲水旱，五穀不成，非政所致。時數然也，必謂水旱政治所致，不能為政者，莫過桀紂。桀紂之時，宜常水旱，案桀紂之時，無饑耗之災，災至自有數。或時返在聖君之世，實事者，說堯之洪水，湯之大旱，皆有遭遇，非政惡之所致。說百土之害，獨謂為惡之應，此見堯湯德優，百王劣也。審二足以見百明，惡足以照善。堯湯證百王至，百王遭變，非政所致，以變見而明禍福。五帝致太平，非德所就，明矣。人之溫病而死也，先有凶色見於面。

部其病遇邪氣也其病不愈至於身死命壽訖也國之亂亡與此同驗有變見於天地猶人溫病而死色見於面部也有水旱之災猶人遇氣而病也災禍不除至於國亡猶病不愈至於身死也論者謂徵變政治賢人溫病色凶可謂操行所生乎謂水旱者無道所致賢者遭病可謂無狀所得乎謂亡者爲惡極賢者身死可謂罪重乎夫賢人有被病而早死惡人有完彊而老壽人之病死不在操行爲惡也然則國之亂亡不在政之有非惡人完彊而老壽非政平安而常存由此言之禍變不足以明惡福瑞不足以表善明

矣在天之變日月薄蝕四十二月日一食五月六月月亦一食食有常也琴不在政治百變千災皆同一狀未必人君政教所致歲害烏帑周楚有禍絀然之氣見宋衛陳鄭皆災當此之時六國政教未必失誤也歷陽之都一夕沈而爲湖當時歷陽長吏未必誑妄也成敗繫於天吉凶制於時人事未爲天氣已見非時而何五穀生地一豐一耗穀難在市一貴一賤豐者未必賤耗者未必貴豐耗有歲貴賤有時時當貴豐穀價增時當賤耗穀直減夫穀之貴賤不在豐豆耗猶國之治亂不在善惡豈君之立偶在當治之世德自明於

上民自善於下世平民安瑞祐並至世則謂之聖君
所致無道之君偶生當生亂之時世擾俗亂災害不
絕遂以波國亡身滅嗣世皆謂之爲惡所致若此明
於善惡之外形不見禍福之內實也禍福不在善惡
善惡之證不在禍福長吏到官未有所行政教因前
無所改更然而盜賊或多或寡災害或無或有夫何
故哉長吏秩貴當階平安以升遷或命賤不任當由
危亂以賤誅也以今之長吏況古之國君安危存亡
可得論也

論衡卷第十七

論衡卷第十八

王充

自然篇

感類篇

齊世篇

自然篇

天地合氣萬物自生猶夫婦合氣子自生矣萬物之
生含血之類知飢知寒見五穀可食取而食之見絲
麻可衣取而衣之或說以為天生五穀以食人生絲
麻以衣人此謂天為人作農夫桑女之徒也不合自
然故其義疑未可從也試依道家論之天者普施氣萬
物之中穀愈飢而絲麻救寒故人食穀衣絲麻也夫

論衡卷第十八

王充

天之不故生五穀絲麻以衣食人由其有災變不
欲以譴告人也物自生而人衣食之氣自變而人畏
懼之以若說論之厭於人心矣如天瑞為故自然焉
在無為可居何以天之自然也以天無口目也案有
為者口目之類也口欲食而目欲視有嗜欲於內發之
於外口目求之得以為利欲之為也今無口目無欲於
物無所求索夫何為乎何以知天無口目也以地知之
地以上為體土本無口目天地夫婦也地體無口目亦
知天無口目也使天體乎宜與地同使天乎氣若雲類
雲煙之屬安得口目或曰凡動行之類皆本無有為

有故欲動之則有為今天動行與人相似女得無為
曰天之動行也施氣也體動氣乃出物乃生矣由人
動氣也體動氣乃出子亦生也夫人之施氣也非欲
以生子氣施而子自止矣天動不欲以生物而物自
生此則自然也施氣不欲為物而物自為此則無為
也謂天有為無為者何氣也恬澹無欲無為無事者
也老聃得以壽矣老聃稟之於天使天無此氣老聃
安所稟受此性師無其說而弟子獨言者未之有也或
復於桓公公曰以告仲父左右曰一則仲父二則仲
父為君乃易乎桓公曰吾未得仲父故難已得仲父

論衡

何為不易夫桓公得仲父任之以事委之以政不復
與知皇天以至優之德與王政而謹告人則天德不
君桓公而霸君之操過上帝也或曰桓公知管仲莫
故委任之如非管仲亦將謹告之矣使天遭堯舜必
無謹告之變曰天能謹告人君則亦能故命聖君擇
才若堯舜受以王命委以王事勿復與知今則不然
生庸庸之君失道廢德隨謹告之何天不禪勞也曹
參為漢相縱酒歌樂不聽政治其子諫之笞之二百
常時天下無擾亂之變淮陽鑄偽錢吏不能禁汲黯
為太守不壞一鑛不刑一人高枕安卧而淮陽政清

夫曹參為相若不為相汲黯為太守若郡無人然而漢朝無事淮陽刑錯者參德優而黯威重也計天之威德孰與曹參汲黯而謂天與王政隨而譴告之是謂天德不若曹參厚而威不若汲黯重也蘧伯玉治衛子貢使人問之何以治衛對曰以不治治之夫不治之治無為之道也或曰太平之應河出圖洛出書不畫不就為不成天地出之有為之驗也張良遊泗水之上遇黃石公授太公書蓋天佐漢誅秦故命今神石為鬼書授人得為有為之效也曰此皆自然也夫天安得以筆墨而為圖書乎天道自然故圖書自

論衡十

八

二

陸生著

成晉唐以虞一有字魯成李友生文在其手故叔曰虞季曰友宋仲子生有文在其手口為魯夫人三者存母之時文字成矣而謂天為文字在天之時天使神持雖筆墨刻其身乎自然之化固疑難知外若有為內實自然是以太史公紀黃石事疑而不能實之趙簡子夢上天見一男子在帝之側後出見人常道則前所夢見在帝側者也論之以為趙國且昌之狀也黃石授書亦漢且與之象也妖氣為鬼鬼象人形自然之道非或為之也草木之生華葉青葱皆有曲折象類文章謂天為文字復為華葉乎宋人或刻木為楮

一本葉者三年乃成孔子曰使地三年乃成一葉則

萬物之有葉者寡矣如孔子之言萬物之葉自為生也

故能並成如天為之其進當若宋人刻楮葉矣觀鳥

獸之毛羽毛羽之來色通可為乎鳥獸未能盡實春

觀萬物之生秋觀其成天地為之乎物自然也知謂

天地為之為之宜用手天地安得萬萬千千手並為

萬千千物乎諸物在天地之間也猶子在母腹中也母

懷子氣十月而生鼻口耳目髮膚毛理血脉脂腴

骨節爪齒自然成腹中乎毋為之也偶人千萬不名

為人者何也鼻口耳目非性自然也武帝幸王夫人

弘治十七年補刊王時

王夫人死思見其形道士以方術作夫人形形成出

入宮門武帝大驚立而迎之忽不復見蓋非自然之

真方士巧妄之偽故一見荒忽消散滅亡有為之化

其不可久行猶王夫人形不可久見也道家論自然

不知引物事以驗其行言故自然之說未見信也然

雖自然亦須有為輔助耒耜耕耘因春播種者人為

之也及穀入地日夜長大人不能為也或為之者欺

道也宋人有憫其苗之不長者就而握之明日枯死

夫欲為自然者宋人之徒也問曰人生於天地天地

無為人稟天性者亦當無為而有為何也曰至德純

屋之人稟天氣多故能則天自然無爲稟氣少不
導道德不似天地故曰不肖不肖者不似也不似天
地不類聖賢故有爲也天地爲爐造化爲工稟氣不
一安能皆賢賢之純者黃帝是也黃者黃帝也老者
老子也黃老之謂身中陰澹其治無爲正身共已而
陰陽自和無心於爲而物自化無意於生而物自成
易曰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垂衣裳者垂拱無
爲也孔子曰大哉堯之爲君也惟天爲大惟堯則之
又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周公曰上
帝引供上帝謂舜禹也舜禹承安繼治任賢使能參

弘治十七年補論衡十八

五

王時

已無爲而天下治舜禹承堯之安堯則天而行不作
爲邀名無爲之化自成故曰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年
五十者暨壞於途不能知堯之德蓋自然之化也易
曰大人與天地合其德黃帝堯舜大人也其德與天
地合故知無爲也天道無爲故春不爲主而夏不爲
長秋不爲戒冬不爲藏陽氣自出物自生長陰氣自
起物自成藏汲水決陂灌溉園田物亦生長霈然而
雨物之莖葉根芽莫不治濡程量澍澤執與汲井決
陂哉故無爲之爲大矣本不求功故其功立本不求
名故其名成沛然之雨功名大矣而天地不爲也氣

和而兩自集儒家說夫婦之道取法於天地知夫婦
法天地不知推夫婦之道以論天地之性可謂惑矣
夫天覆於上地偃於下下氣柔上上氣降下萬物自
生其中間矣豈其生也天不須復與也由子在母懷
中父不能知也物自生子自成天地父母何與知哉
及其生也人道有教訓之義天道無為聽恣其性故
放魚於川縱獸於山從其性命之欲也不驅魚令入
陵不逐獸令入淵者何哉拂詭其性失其所宜也夫
百姓魚獸之類也上德治之若烹小鮮與天地同操
也商鞅變秦法欲為殊異之功不聽趙良之議以取

聖治一上補九論節一八

六監生將續

車裂之患德薄多欲君臣相憎怨也道家德厚下當
其上上安其下純蒙無為何復謹告故曰政之適也
君臣相忘於治魚相忘於水獸相忘於林人相忘於
世故曰天也孔子謂顏淵曰吾服汝忘也汝之服於
我亦忘也以孔子為君顏淵為臣尚不能謹告況以
老子為君文子為臣乎文子似天地者也淳酒
味甘飲之者醉不相知薄酒酸苦賓主頻蹙夫相謹
告道薄之驗也謂天謹告曾謂天德不若淳酒乎禮
者忠信之薄亂之首也相譏以禮故相謹告三皇之
時坐者于于行者居居乍自以為馬乍自以為牛純

德行而民矐矐曉惠之心未形生也當時亦無災異
雖有災異不名曰譴告何則時人愚蠢不知相繩責
也未世衰微上下相非災異時至則之言矣夫今世
之天古之天也非古之天厚而今之天薄也譴告之
言生於今者人以心准况之也誥誓不及五帝要盟
不及三王交質子不及五伯德稱薄者信而行誠則
犯約而負教教約不行則相譴告譴告不改舉兵相
滅由此言之譴告之言衰亂之語也而謂之上天為
之斯蓋所以疑也且凡言譴告者以人道驗之也人道君
譴告臣上天譴告君也謂災異為譴告夫人道臣亦

弘治十七年補刊論衡卷十八

七

王時

有諫君以災異為譴告而王者亦當時有諫上天之
義其效何在苟謂天德優人不能諫優德亦宜玄默
不當譴告萬石君子有過不言對案不食至優之驗
也夫人之優者猶能不言皇天德大而乃謂之譴告
乎夫天無為故不言災變時至氣自為之夫天地不
能為亦不能知也腹中有寒腹中疾痛人不使也氣
自為之夫天地之間猶人背腹之中也謂天為災變
凡諸恠異之類無小大薄厚皆天所為乎牛生馬桃
生李如論者之言天神入牛腹中為馬李實提桃
間乎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又曰吾少也賤故多能

鄙事人之賤不用於大有類多伎能天尊貴高亦
能撰爲災變以譴告人且吉凶蜚色見於面人不能
爲色自發也天地猶人身氣變猶蜚色人不能爲蜚
色天地安能爲氣變歟則氣變之見殆見自然也自
見色自發占候之家因以言也夫寒溫譴告變動招
致四疑皆已論矣譴告於天道尤詭故重論之論之
所以難別也說合於人事不入於道意從道不隨事
雖違儒家之說合黃老之義也

感類篇

陰陽不和災變發起或時先世遺歿或時氣自然賢

聖德下九年刊

論衡卷十八

八

聖感類慊懼自思災變惡徵何爲至乎引過自與恐
有罪畏慎恐懼之意未必有其實事也何以明之以
湯遭旱自責以五過也聖人純完行無缺失矣何自
責有五過然如書曰湯自責天應以雨湯本無過以
五過自責天何故雨以無過致旱亦知自責不能得
雨也由此言之旱不爲湯至雨不應自責然而前旱
後雨者自然之氣也此言書之語也難之曰春秋
大雩董仲舒設土龍皆爲一時間也一時不雨恐懼
雩祭求陰請福真念百姓也湯遭旱七年以五過自
責謂何時也夫遭旱一時輒自責乎旱至七年乃自

也謂一時輒自

之誠

也始謂七年乃自責憂

也不

之法不厭憂民之義書之言未可信也由此論之周成王之雷風發亦此類也金縢曰秋大熟未獲天大雷電以風未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當此之時周公死儒者說之以為成王狐疑於周公欲以天子禮葬公公人臣也欲以人臣禮葬公公有王功狐疑於葬周公之間天大雷雨動怒示變以彰聖功古文家以武王崩周公居攝管蔡流言王意狐疑周公周公奔楚故天雷雨以悟成王夫一雷一雨之變或以為葬

論衡

九

疑或以為信議二家未可審且訂葬疑之說秋夏之際陽氣尚盛未嘗無雷雨也顧其拔木偃禾頗為狀耳當雷雨時成王感懼開金縢之書見周公之功誥書泣過自責之深自責適已天偶反風書家則謂天為周公怒也千秋萬夏不絕雷雨苟謂雷雨為天怒乎是則皇天憐之怒也正月陽氣發泄雷聲始動秋夏陽至極而雷折苟謂秋夏之雷至極字為天大怒正月之雷天小怒乎雷為夫怒雨為恩施使天為周公怒徒當雷不當雨雨俱至天怒且喜乎子於是日也哭則不歌周禮子卯稷食菜羹哀樂不並行哀

樂不流行喜怒反并至乎秦始皇帝東封岱嶽雷雨
暴至劉媪息大澤雷雨晦冥始皇無道自同前聖治
亂自謂太平天怒可也劉媪息大澤夢與神遇是生
高祖何怒於生聖人而為雷雨乎堯時大風為害堯
激大風於青丘之野舜入大麓烈風雷雨堯舜世之
隆王何過於天天為風雨也大旱春秋雩祭又董仲
舒設土龍以類招氣如天應雲龍必為雷雨何則秋
夏之雨與雷俱也必從春秋仲舒之術則大雩龍求
怒天乎師曠奏白雪之曲雷電下擊鼓清角之音風
雨暴至苟為雷雨為天怒天何憎於白雪清角而如
師曠為之乎此雷雨之雜也又問之曰成王不以天
子禮葬周公天為雷風偃禾拔木成王竟悟執書泣
過天乃反風偃禾復起何不為疾反風以立大木必
須國人起築之乎應曰天不能曰然則天有所不能
乎應曰然雜曰孟賁推人人仆接人而起接人立天
能拔木不能復起是則天力不如孟賁也秦時三山
亡猶謂天所徙也夫木之輕重孰與三山能徙三山
不能起大木非天用力宜也如謂三山非天所亡
雷雨獨天所為乎問曰天之欲令成王以天

葬周公以公有聖德以

公所自以為功代武王之說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也難之曰伊尹相湯伐夏為民興利除害致天下太平湯死復相太甲太甲佚豫放之桐宮攝政三年乃退復位周公曰伊尹格于皇天天所宜彰也伊尹死時天何以不為雷雨應口以百雨篇曰伊尹死大霧三日大霧三日亂氣矣非天怒之變也東海張霸造百雨篇其言雖未可信且假以問天為雷雨以悟成王成王未開金匱雷止乎已開金匱雷雨乃止也應曰未開金匱雷止也開匱符書見公之功覺悟泣過决以天子禮葬公出郊觀變天乃雨反風未盡起由

此言之成王未覺悟雷雨止矣難曰伊尹霧三日天何不三日雷雨頃成王覺悟乃止乎太戊之時桑穀生朝七日大拱太戊思政桑穀消亡宋景公時災守心出三善言災惑徙舍使太戊不思政景公無三善言桑穀不消災惑不徙何則災變所以譴告也所譴告未覺災變未除天之至意也為天怒為雷雨非責成王成王未覺雷雨之息何其早也又問曰禮諸侯之子稱公子諸侯之孫稱公孫皆食菜地殊之眾庶何則公子公孫親而又尊得體公稱又食菜地名實相副猶文質相稱也天彰周公之功今成王以天子

禮葬何不令成王號周公以周公副天子之禮乎應
曰王者名之尊號也人臣不稱名也雖曰人臣猶得
名大禮乎武王伐紂下車追王太王王季文王三人
諸侯亦人臣也以王號加之何為獨可於三王不可
周公天意欲彰周公豈能明乎豈以王迹起於三人哉
然而王功成亦於周公江起岷山流為濤瀨相濤瀨
之流孰與初起之源和鬯之所為到白雉之所為采三
王乎周公輔也周公功德威於三王不加王號豈天
惡人妄稱之哉周衰六國稱王齊秦更為帝當時天
無禁怒之變周公不以天子禮葬天為雷雨以責成
王何天之好惡不純一乎又問曰魯季孫賜曾子
簀曾子病而寢童子曰華而脫者大夫之簀而曾
子感慙命元易簀蓋禮大夫之簀士不得寢也今周
公人臣也以天子禮葬魂而有靈將安之不也應曰
成王所為天之所為子何為不安難曰季孫亦賜大夫
之簀豈曾子之所自制乎何獨不女乎子疾病子路遣
門人為病間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為有臣
吾誰欺欺天乎孔子非子路者也已非人也一有字子路
使門人為臣非天之心而妄為之是欺天也周公
亦非天子也以孔子之心況周公周公必不安也

也季氏旅於太山孔子曰曾謂泰山不如林樵乎以
曾子之細猶却非禮周公至聖豈安天子之樂曾謂
周公不如曾子乎自此原之周公不安也大人與天
地合德周公不安天亦不安何故為雷雨以責成王
子又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武王之命何可代乎應
曰九齡之夢天奪文王年以益武王克殷二年之
時九齡之年未盡武王不豫則請之矣人命不可
請獨武王可非世常法故藏於金縢不可復為故掩
而不見難曰九齡之夢武王已得文王之年未應曰
已得之矣難曰已得文王之年命當自延克殷二年
雖病猶將不死周公何為請而代之應曰人君爵人
以官議定未之即與曹下案然後可諾天雖奪文王
年以益武王猶須周公請乃能得之命數精微非一
卧之夢所能得也應曰九齡之夢能得也難曰九齡
之夢文王夢與武王九齡武王夢帝子其九齡其天
已子之矣武王已得之矣何須復請人且得官先夢
得壽其後莫舉猶自得官何則兆象先見其驗必至
也古者謂年為齡已得九齡猶人夢得爵也周公因
必效之夢請之於天功安能大乎又問曰功無大
德無多少人頌仰恃賴之者則為美矣使周公不

武王武王病死周公與

成事周公輔成王王天

至死周公致太平何疑

其死無損項周公功乃

合諸侯一匡天下孔子

使無管仲不合諸侯豈

有所傷也程言看益管

公不以出曰侯禮葬以周

不至何哉豈以周公聖

地有三歸孔子譏之以

天子禮葬王者之制皆

地合德孔子大人也譏

侵制非合德之驗書家

知為書見蓬蓬而知為

蓬使矣仲也矣仲感悲

國命徹麋墨舅犯心感

非欲去舅犯舅犯感慙

宗使家賊六人以鉞殺

師懼曰老夫無罪其後

人逐瘦狗瘦狗入華臣

成王而致天下太平乎應曰

下不亂使武王不見代遂病

乎難曰若是武王之若無益

成也周襄諸侯背畔管仲九

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

款交侵中國絕滅此無管仲

仲之功獨於周公管仲死扣

公況之天亦宜怒然雷薄雨

而管仲不賢乎夫管仲為反

三不賢只此三歸諸侯之禮

以人三石俱不得為大人與天

管仲之借權皇天欲思公之

之說未可然也以見鳥跡而

事天非以為鳥跡命倉頡以蜚

蓬而倉頡起鳥跡也晉文反

辭位歸家大文公之徹麋墨

自同於麋墨也宋華臣弱其

華吳於宋人即左師之後左

師怨怒華臣華臣備之國

之師華臣以為左師來攻已

也踰牆而走。夫華臣自殺，華矣，而左師懼，國人自逐，
瘳狗而華臣自走。成王之畏懼，猶此類也。心疑於不
以天子禮葬，公卒遭雷雨之至，則懼而畏過矣。夫雷
雨之至，天未必責成王也。雷雨至，成王懼以自責也。
夫惑則蒼頡、奚仲之心懼，則左師、華臣之意也。懷嫌
疑之計，遭暴至之氣，以類之驗見，則天怒之效成矣。
自類驗於寂寞，猶感動而畏懼。况雷雨揚軒轅之聲，
成主庶幾能怵惕乎？迅雷風烈，孔子必變禮，君子聞
雷，雖夜衣冠而坐，所以敬雷懼激氣也。聖人君子於
道無嫌，然猶順天變動。况成王有周公之疑，聞雷

雨之變，安能不振懼乎？然則雷雨之至也，殆且自天
氣成，王畏懼，殆且感物也。夫天道無為，如天以雷
雨責怒人，則亦能以雷雨殺無道。古無道者多，可以
雷雨誅殺其身，必命聖人興師動軍，頓兵傷士，難以
一雷行誅。輕以三軍尅敵，何天之不憚煩也？或曰：紂
父帝乙射天，歐地游涇渭之間，雷電激而殺之。斯天
以雷電誅無道也。帝乙之惡，孰與桀？紂鄒伯奇論桀
紂惡，不如亡秦，亡秦不如王莽，然而桀紂秦莽之死，
不以雷電。孔子作春秋，米毫毛之善，貶織介之惡，米
善不踰其美，貶惡不溢其過，責小以大，天人無之成。

正氣之氣一雷兩如定以百葬公其變何以過此
變者人之才不能盡曉之不以
心疑未決天以大雷兩貴之殆非
天之意運之家之說恐失其實也

齊世篇

壽壽上世之人侗長佼好堅疆老壽所百歲左右下世
之人短小陋醜夭折早死何則上世和氣純渥婚姻
以時人民稟善氣而生生又不傷骨節堅定故長大
老壽狀貌美好下世反此故短小夭折形面醜惡此
言妄也夫上世治者聖人也下世治者亦聖人也聖
人之德前後不殊則其治世古今不異上世之天下
世之天下也天不變易氣不改更上世之民下世之民
也俱稟元氣元氣純和古今不異則稟以爲形體者
何或不同夫稟氣等則懷性均懷性均則形體同形
體同則醜好齊醜好齊則天壽適一天一地並生萬
物萬物之生俱得一氣氣之薄渥萬世若一帝王治
世百代同道人民嫁娶同時共禮雖言男三十而娶
女二十而嫁法制張設未必奉行何以效之以今不
奉行也禮樂之制存見於今今之人民肯行之乎今
人不肯行古人亦不肯舉以今之人民知古之人民

也物亦物也人生一世壽至一百歲生爲十歲兒時
所見地上之物生死改易者多至於百歲臨且死時
所見諸物與年十歲時所見無以異也使上世下世
民人無有異則百歲之間足以筮六畜長短五穀
大小昆蟲草木金石珠玉蛸蜚蠕動跂行喙息無有
異者此形不異也古之水火今之水火也今氣爲水
火也使氣有異則古之水清火熱而今水濁火寒乎
人生長六七尺大三四圍面有五色壽至於百萬世
不異如以上世人民侗長佼好堅彊老壽下世反此
則天地初立始爲人時長可如防風之君色如宋朝

正德十六年刊

論行十八

十七

壽如彭祖乎從當今至千世之後人可長如英英色
如嫫母壽如朝生乎王莽之時長人生長一丈名曰
霸出建武年中潁川張仲師長一丈二寸張湯八尺
有餘其父不滿五尺俱在今世或長或短儒者之言
竟非誤也語稱上世使民以宜偃者抱關侏儒併優
如皆侗長佼好安得偃侏之人乎語稱上世之人質
朴易化下世之人文薄難治故易曰上古之時結繩
以治後世易之以書契先結繩易化之故後書契難
治之驗也故先宓犧之前人民至質利卧者居居坐
著于于羣居聚處知其母不識其父至宓犧時人民

頗文知欲詐愚，勇力欲恐怯，疆欲凌弱，衆欲暴寡，故必
攝作八卦以治之。至周之時，人民文薄，八卦難復，因
龍象文王衍爲六十四首，極其變，使民不倦。至周之
時，人民久薄，故孔子作春秋，采毫毛之善，貶纖介之
惡，稱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孔子知世
浸弊，文薄難治，故加密致之，罔設纖微之禁，檢狎守
持，備具悉極。此言妄也。上世之人，所懷五常也。下世
之人，亦所懷五常也。但懷五常之道，共稟一氣而生。
上世何以質朴？下世何以文薄？彼見上世之民飲血
茹毛，無五穀之食，後世穿地爲井，耕土種穀，飲茹食
粟，有水火之調，又見上古巖居穴處，衣禽獸之皮，後
世易以宮室，室有布帛之飾，則謂上世質朴，下世文薄
矣。夫器業變易，性行不異，然而有質朴文薄之語者，
世有盛衰，衰極久有弊也。譬猶衣食之於人也，初成
鮮完，始熟香潔，少久穿敗，連日臭茹矣。文質之法，古
今所共一質一文一衰一盛，古而有之，非獨今也。何
以效之？傳曰：夏后氏之王，教以忠。上教以忠，君子忠
其失也。小人野。救野莫如敬。殷王之教，以敬。上教用
敬，君子敬，其失也。小人鬼。救鬼莫如文。故周之王，教
以文。上教以文，君子文，其失也。小人薄。救薄莫如忠。

正德十六年刊
論衡

承周而王者當教以忠夏所承唐虞之教薄故教以忠唐虞以文教則其所承有鬼失矣世人見當今之文薄也狎侮非之則謂上世朴質下世文薄猶家人子弟不謹則謂他家子弟謹良矣語稱上世之人重義輕身遭忠義之事得已所當赴死之分明也則必赴湯趨鋒死不顧恨故弘演之節陳不占之義行事比類書籍所載亡命捐身衆多非一今世趨利苟生棄義我安得不相勉以義不相激以行義廢身不以爲累行隨事不以相畏此言安也夫上世之士今世之士也俱含仁義之性則其遭事並有奮身之節古有無

義之人今有建節之士善惡雜廁何世無有述事者好高古而下今貴所聞而賤所見辨士則談其久者文人則著其遠者近有奇而辨不稱今有異而筆不記若夫琅邪兒子明歲敗之時兄爲飢人所食自縛叩頭代兄爲食餓人美其義兩舍不食兄死收養其孤愛不異於已之子歲敗穀盡不能兩活餓殺其子活兄之子臨淮許君叔亦養孤兄子歲倉卒之時餓其親子活兄之子與子明同義會稽孟章父英爲郡決曹掾郡將搃殺非辜事至西復苦英引罪自予卒代將死章後復爲郡功曹從役攻賊兵卒北敗爲賊所

射以身代將卒死不去此弘演之節陳不占之義何以異當今著文書者肯引以爲此喻乎此喻之證上則求虞夏下則索殷周秦漢之際功奇行殊猶以爲後又況當今在百代下言事者目親見之乎畫工好畫上代之人秦漢之士功行譎奇不肯圖今世之士者尊占卑今也貴鵠賤鷄鵠遠而鷄近也使當今說道深於孔墨名不得與之同立行崇於曾顏聲不得與之鈞何則世俗之性賤所見貴所聞也有人於此立義見節實核其操占無以過爲文書者肯載於篇籍表以爲行事乎作奇論造新文不損於前人好事者肯舍久遠之書而垂意觀讀之乎揚子雲作太

玄造法者言張伯松不肯壹觀與之併肩故賤其使子雲在伯松前伯松以爲金匱矣語稱上世之時聖人德優而功治有奇故孔子曰大哉堯之爲君也唯天爲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也舜承堯不墮洪業禹襲舜不虧大功其後至湯舉兵伐桀武王把鉞紂無巍巍蕩蕩之文而有動兵討伐之蓋施德劣而兵試武用而化薄化不能相逮之明驗也及至秦兵革擾擾優戰力角勢秦以但天下既得天下既得天下無嘉

瑞之善若叶和萬國鳳凰來儀之類非德劣不及功薄
不若微乎此言六文也夫天地氣和即生聖人聖人之治
即立大功和氣不獨在古先之聖人何故獨優優世俗
之性好襲古而毀今少所見而多所聞又見經傳增
聖賢之美孔子就大堯舜之功又聞堯禹禪而相讓
湯武伐而相奪則謂孔聖優於今功化渥於後矣夫
經有褒增之文世古有空加之言讀經覽書者所共見
也孔子曰紂之不善不若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
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世常以桀紂與堯舜相反稱
美則說堯舜言惡則舉紂桀孔子曰紂之下善不若
是之甚也則知堯舜之德不若是之盛也堯舜之禪
湯武之誅皆有天命非優劣所能爲人事所能成也
使湯武在唐虞亦禪而不伐堯舜在殷周亦誅而不
讓蓋有天命之實而世空牛優劣之語經言叶和萬
國時亦有丹朱鳳凰來儀時亦有苗兵皆動而並用
則知德亦優劣而用大也世論桀紂之惡甚於亡秦
實事者謂亡秦惡甚於桀紂秦漢善惡相反猶堯舜
桀紂相違也秦與漢皆在後世亡秦惡甚於桀紂則
亦知大漢之德不劣於唐虞也唐之萬國固增而非
實者也有虞之鳳凰宣帝已五致之矣孝明帝符瑞

又至夫德優故有瑞瑞鈞則必不相下宣帝孝明如劣
不及堯舜何以能致堯舜之瑞光武皇帝龍興鳳舉
取天下若拾遺何以不及殷湯周武世稱周之成康
不虧文王之隆舜魏魏不虧堯之盛功也方今聖朝
承光武襲孝明有漫鄴溢美之化無細小毫髮之虧
上何以不逮舜禹下何以不若成康世見五帝三王
事在經傳之上而漢之記漢尚一有書為文書則謂古聖
優而功大後世劣而化薄矣

論衡卷第十八

弘治十七年補丹陽論衡一八

二十一

卷一



弘治十七年補丹陽論衡一八



